閒適劇談

閑適劇談卷之二

客有談廣成子之言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何讀

萬山落葉秋聲寂一粒瓜仁泰意宋儒能言編洙泗淵

至今猶見伏羲心人守以我之形骸言我守以人之精

抄言

棋論凡五篇

江東古來一棋衛也余與合衛後讀書多夕存佇衛談

適往往棋者推可逐厚余亦引助而遺之一忽二棋羿負

而立諦視余有繇余曰何氏棋者大笑從容曰公踪迹

中危人乎公且聽僕等亦隱宇宙一微塵中遇即抵掌

談玄論學之徒也余惜之入遂留餐竟夕契若金蘭明日辭余從樵歸必過余于谷縱談始別若是乎歲月流矣詢若干是爲秦以論雜人姓呂名粹中號合一野人

闡理

樵者之業而薪爲襲一鋤遂不復之而受野葩因謂余曰上世所謂教齊力者世其及乎余謂然而答曰子薪不忘歷行跡遊公而志在道術者將御斯世而進帝力乎而莫之逃也斯世也大世改矣因與論曰三皇化而不教其民從蔚五帝教而不治其民安矣三王治而不術其民郁郁盤至於術而化窮矣會啓明聖智者出焉

有所適之乎而應之何斯世治之詳之有若江東之樵
者不平可世改矣夫堯舜者其帝之盛也其王之暢也
盛必極而反暢故悠而漸讀二典而知五帝之不役也
君臣不足繼之以徼戒典禮不足繼之以命討干羽不
足繼之以徂征舉賢不足繼之以懸陟故堯舜適當其
會者也禹繼舜以治天下當其罪人至也輙下車泣之
聖人不能違時也知時若也禹之世且不盡歌帝力之
民蓋堯舜之心益傷故禹之傳子世及之準也禹之防
原不在之尊也禹資行已然此理此心禹固異於堯舜
也故春夏秋冬昊天之道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經也

孔子生而大亂已極思求帝而不可得而述六經故孔子之悲麟一再之泣下亦也是以六經之教能使天下人心不失其初者亦有此理而已故汝之謳即禹之泣孔子之悲蓋異世而同其□若斯世而歌帝力則當不在帝之力而在汝之心也汝之心純乎遂初之真樵者振聲浩然而去是爲闕里論

極又

樵者吾易而疑明道始爲物終爲物之說而謂艮止也又能始何也余聞之惕然若見天地之心而嘆曰始終之說淵乎其言造化矣因與論曰物有止壞爲且空者

此者豈其物之性然哉而諸物者之爲然哉物皆失其止也而物物者之止其所止也因以能物乎其物者也孔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之義妙矣哉欲進而不能不消欲退而不能不退若形大而就斃則止於形色茂而就凋則止乎色而非艮之止也故不極不反不反不極盡天地之變化以盡聖人之事業以盡世道之生息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文王八卦自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當其成之也因以出也故此獨不言止而曰成者旨哉文王之教乎天道然矣人事獨不然故人事不知天道而人率以壞也噫噫極而反者

理于反而極者氣乎死生晝夜古今治亂其發是以代乎極者得陰氣退而爲陽反者得陽氣進而爲陰極者生數伸而入神反者死數縮而合鬼故能反于淵必極于靈蛇反于穴必極于蟄阿衡極而伊尹反政明保極而周公反政故曰天道反而寒暑極聖人反而道德極不極而反謂之僭極而不反謂之窮不極不反謂之困勢極而不可反則勢移形極而不能反則形滅情極而不知反則情灰獨惜哉道極于三皇而不反故稱三皇德極于五帝而不反故稱五帝教極于三王而不反故稱三王術極于五霸而不反故稱五霸三五之教不復

反與其亟也乎其天道聖人終于此乎故極中之極反
中之反數中之數運中之運以一日一歲而積之極于
十二此天地之大關鍵莫之逃也惟有道者知之故取
諸樵樵者秩然身不知所往而息焉若藏是爲極反論

聖由

樵者一日披祁山之巔躋岱雲嶺之峯人迹罕至一處
而最蔚然林生者皆良材質也樵者愛而採之集有不知
所負抵於塗於而告曰我係突亦已勞其形矣余視其
新而嘆曰良哉材其天于汝今行不幸也樵者未顧即
余家有古聖賢像圖一卷收閣之歆歆然嘆曰是開其

人久矣而今得面貌之否曰汝果知聖賢也歟哉山有良材名而長之則棟梁矣人有美質豪而養之則聖賢矣汝今爲八人矣弗知愛若此矣因與論曰天不足生聖人物不足生馬龜日月不足生星辰聖人不足生學術故聖人者猶有然馬龜者發靈動星辰者繼明光學術者益神智故金消于火湯而鍛之可範也玉韞于璞琢而削之可飾也珠消于淵探而獵之可玩也精之物類皆足驗者矣吾良材之所資者是知學術之益神智也故老曰神聖而學君聃孔曰大聖而學君編考信于古適遊于今竊聞汝入山而不知所有也今丁人之不得

為聖者誰答哉自汝始之矣棋者曰是奚為圖之也余嗟曰汝今胡然乎哉棋圖之索執迷之罪也學者之失成心之蠹也謂汝閱圖而見古聖乎天下景其德思父其生而不能故肖其貌而託諸圖抑亦寄有于景仰息於前則滯圖而企焉殆矣之矣故觀海而知海之淼瀰於海者也登山而知山之高深于山者也慕聖而知聖之由深於聖者也孟云赤子之心易示蒙求之養閱者詎捐其高深而忘其從也可乎棋者憮然曰聞教矣今老矣不及也猶悅焉遂志於學不少倦遐新心動勉循以警余喜其念之可聖也故詳于說是為聖由論

風波

樵者一日同余東遊走長沙直抵岳陽而登樓引白放歌望洞庭水天一月卅乳出沒喟然而向余曰險哉有我二人樓中之樂者誰乎余曰汝奚為乎洞庭之憂世蓋顧息而奪影顧影而奪形顧形而奪真日為馳逐而覆蹈之皆若此奚為而憂洞庭也因與論曰宇宙之內變態最常形有所匿機有所伏利害有所不測一呼吸之頃即樽俎之際而吾身繫之安危焉則亦畏矣知險者抑見險者相冒險者情神為心相為妄情為迷於是乎愛其所不可愛享其所不足享迷緣妄妄緣心貪之

收拾也夫辭祿者貴我者也今王者富我者也門閭者卑我者也孰須抖夫貴我者能尊我富我者能刼我卑我者能侵削我哉思彼爲計則燬矣故天子置法以令衆大臣執典以罪時能生之殺之抑之揚之又恭尊之且予奪之其匿而伏伏而不測詎知其爲風波也而不與汝同驚哉汝驚於所驚而閒於所不驚則其所不驚者常在吾目而若或廢之故匹夫罪而綠珠收矣印綬奪而冠服改矣屢於訟而兄弟遠矣何有于洞庭哉吾今與汝遊斯世也偕斯適也同斯知也驚不如適知不如忘心忘則神怡安忘則與相淡迷忘則情貞存至精之

理歸至道之妙將爲呂梁之丈夫行歌于懸水流沫而謂所以道之耳而奚聲樵者大悟友茶援琴而韻引杯自力浩然歌樓中不知身之爲岳陽又不知岳陽之有洞庭也歌曰海濶兮魚躍天空兮鳥飛吾其爲鳥吾其爲魚兮一飛躍之形而飛躍之機任爾度者伏者所不測者胡爲乎風波我哉余曰是幾於道矣遂二人亟友故廬而掩其扉是爲風波論

折衡

樵者旦之市需所食之物見市有執衡而忿詍或抵脅而趨者問其故則曰衡不等也樵者自嘗吾若子折衡之

説遂謂老子之術可以平天下而何余述之余慨然而答曰吾將借汝遊於無物之境乎聖人謂智者不可以盡物也始制權衡因於積黍攷于黃鍾輕重有定理也人用其私而老氏將遷怒于權衡乎因與論曰天下待我而輕重者權衡也輕重由我而爽者抑亦權衡歟非其罪也非其罪而欲枉而毀之非過歟語云毀勢以易結繩而民滋僞禮樂以維道德而民益恣權衡以均多寡而民起競甚矣人用其私也私勝而溢奇乘其勢而井心焉天下始有竊權舉權附權之人又奚啻一市中之輕重已哉聖人別為刑法以整齊天下天下有狗術

輕猶爾重者起所司平以法嗚呼權衡一經其彼賴吾聖人之法得伸其用於世然亦胡為乎究於老氏之庭而困以死也士人有抱其濟世之才用之則均平不用之則錯亂如所謂在秦則秦重在楚則楚重者而人主顧指其妄生輕重而沉之山林之下亦權衡之屈也終其究可已矣樵然者似悟其說歸而棄乎其薪以薪易衣於物無心於世無私相忘於輕重之外忽有告余曰我今其為標枝其為木雞其為土偶我將解心而釋神將權衡其我而我其權衡乎將輕重以物而物其輕重乎混然以其形立而俟老二衢余曰至哉不知至用不形

皆與次第相從而同於大道之精是為析微言經論

朱子謂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所謂六層

從復卦一陽起也地雷復上盡便是天風逅一陰生風

以鼓萬物雷以動萬物天地間風雷功用為甚大故卦

曰風雷益

尚書大傳曰古帝王之世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

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

得乘乘者有罰夫上如此則下何至奢侈乎蜉蝣詩

作則已非古矣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

仁誼于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

市井農工相與謀稼穡于旦暮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管子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視故皆精其事不移物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呵管子也嘆其時之不古如此而況今乎〇客一日與余談世間寶物余嗟曰從失實矣何其迷而又以見大亂之相尋也天至寶河圖洛書地至寶甘泉醴芝世至寶珠玉金銀是謂大道之精造化之靈開闢洪荒與世俱平中古以來人始用情於是圖書啓異而數術神泉芝徵異而符瑞珠玉以僞而巧相競金銀

以貨而厚相高故亞夫之戌有僕遣之罪于今之兆功

再堂之恐符應之説兆天書之誣術數之流亟殺身之

禍質始失其情濫觴於天下衆庶其詭同之故春秋不

書祥瑞順皇抵璧於山逸士擲金不顧欲以存古之意

果若斯以升斯世必天愛道地愛寶人愛情斯三皇氏

之世乎

秦檜章惇皆宋奸臣檜殺飛悍妻王氏發其姦惇妾張

氏甚賢惇入相張病且死謂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

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樂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

其臨死之言惇無以對又王安石於呂惠卿有那異之

恩父師之義方其未進則膠固爲一及既力相軋化爲
讐敵發其私書不啻倍力夫孰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
昔漢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晉劉牢
之事王恭則叛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背叛桓
玄竟誅之可謂斷矣若安石竟爲惠卿所擠後退居金
陵悔恨每書福建子三字夫小人之無信義且失張德
之常賢人一女子耳雖死且以報怨爲恥誦聖訓者當何
如然君子亦假其術與者
世稱紙筆墨爲文房三寶人皆莫謂其始然孔孟以前未
俗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春秋序曰大事書之

於漢章帝而已是漢亦許方絜之體平滑如砥在

古則無陶九成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又曰中古

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

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

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

煙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

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今歙州出墨始此）南唐賜李

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宋熙豐間

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今世油烟香墨始此）

觀此則知墨之來非古矣東觀漢記曰蔡倫典上方

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與服志亦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
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今世傳蔡倫始造紙亦
有自也或上世無紙如九真俗書樹葉鄭虔學書取盡
慈恩寺樹葉則亦自爲用耳事類賦載筆爲秦將蒙恬
之造始於中去六書君即世恬作傳家即毛穎者中山人也寓言
秦蒙恬獵中山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邑
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
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自秦皇帝及太
子扶蘇以下無不愛重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

爲中書君後因進見將有任使拂拭之自免冠拜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君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太史公曰穎始以俘見卒任使蓋讀毛穎傳蒙恬筆亦有自也按南唐時以澄心堂紙龍尾溪硯及李廷珪墨稱文房三寶當其時有一貴人遺廷珪墨一丸于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器乃令一善水者取之並得其墨光色不變緣是人益寶之又儋于長吾上僧皮吉云子邑字伯邑之紙研妙輝光作將之墨一點如漆作炎之筆窮神盡

意妙物遠矣邈不可進則是所謂三寳者蓋以廣云錄之以見所始

客疑程正叔言歐陽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曰詩意謂既處而復出一出又貪顯不能勇退此可笑也若夙興趨朝人臣之節永叔豈不知此而正叔亦豈誣永叔爲不知此乎嘗觀南唐玄武湖之詩頗類是矣南唐馮延巳鋭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微臣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志矣徐鉉笑答曰上于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

章玕延魯不能對延魯與兄延巳藝華才能并工詩

雖貴且老不廢嘗有句云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

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辭嘗因曲宴

帝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預卿事延巳對曰未若

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當國已危而猶戲謔

固能如此肯奪情玄武爲一關哉客因笑曰名利鈎

人佯之蟜蚌相持子亦笑而答曰絕似江一騎驢之勢也

僞鷸賦曰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既以制于人

矣鸞慧將焉用哉近世過任途諸公皆談恨不得脫身

林下故書此以見古今皆成一笑柄也

客述程明道之言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信斯也幾于禪寂已夫曰非也汝未讀易繫詞聖人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知聖人何嘗不動蓋不動之動便見其凝然耳明道嘗言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是有至憂即此理會去便見聖人凝然不動更妙客曰闢禪如何曰天地間只一箇道理今語尊德性者指之爲禪語道問學者指之爲俗恐只是一剽剥耳既知尊德性是大頭腦處知向往了聖學亦不過從此做將去但聖人體用備精粗貫耳禪是他一種心學原不同吾尊德性原不與吾儒作混何必化之

林竹溪有言曰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要得以吾書字義求之似爲乎氣說話客曰近時闢禪大嚴曰近世有津津然于禪而又陽以吾聖言掩之則可闢矣但未覷破禪髓深探聖與兩端含糊道聽塗說竟是依様胡蘆

世間多少冤論想古今只如此而已即漢事如陳平王昭君可證也按史記平傳平事嫂如毋何後世以盜嫂枉之又王昭君世傳青塚當與烈女同芳琴操曰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入侍元帝漢書謂呼韓邪單于初請爲漢壻元帝詔采良家女卽以昭君與之呼韓

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昭君生二女晉石季倫詩云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内泣淚濕珠纓行行日以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父子正指呼韓與雕陶莫皐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夕不足歡甘為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此語見之文選與詩選中皆昭君事也後世翻事為曲本名青塚文

說云毛延壽不知何援以世說稱陳杜而王直乎

稽康絕山濤書時山濤將去選官欲舉康自代也 一云君子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吾不涉經學文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久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一云吾以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一云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

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逮元直以蜀兼于魏不強切安以鄉相
此可謂能相始終真相知者也自卜已耆者道盡塗殫
則已耳足下無事寬麥今轉于溝壑也○一云今但欲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
自非重讎不至此也
客一日嘆曰酒鑪似無事無之因與談酒稱醴酒自儀
狄始禹惡旨酒孟子謂禹以足得舜道統之傳至禮經

又謂酒先王所以養老養疾病事鬼神用之重如此也雖聖人不能廢酒也傳記中人劉伶阮籍之流放于酒者也陶靖節寄於酒者也邵尭夫醉裏乾坤飲而適者也于定國飲至數石愈醉而臨事精明飲而度者也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飲之聖者也客曰酒之流生禍禮言之矣予曰南史陳暄沉湎酒兄子秀致書戒之暄荅書云吾嘗譬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美哉江公可與並論酒矣又云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

爲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平生此頭身沒之後題吾墓云故酒徒陳君之墓道足矣速营糟丘吾將老焉又楊雄作箴其文爲去声酒客難去声法度士辟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反上絹爲瓽所轠音雷師古曰纆徽井索也叀縣也瓽井以甎爲甃者也轠擊也言瓶或縣礙而爲井甃所擊則破碎也身提黃泉骨肉爲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滕也鴟夷滑稽腹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師古

酬飲亦有與焉也出入百官經營以家由是言之酒何
過乎然二說皆不可以為訓昔魏邴原性素能飲及出
遊學潁川汝南諸郡凡日久一滴不入口及相別皆謂
原不飲酒會米肉遺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
故斷之耳今當遠別送一飲讌終日不醉宋天門太守
王忱嗜酒醉輒累日不醒及醒則儼然端肅有表兄范泰謂
忱曰酒既傷生所宜深誡言之尤切忱嗟嘆久之曰見
規者眾未有若此者也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維其令
儀茲衛武公之所以聖書曰德將無醉茲周武王之所
以興若原與忱得之矣許氏說文釋酒義有曰酒就也

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又曰酒造也吉凶所起造也漢楚元王敬穆生不嗜酒而爲其設醴表紹延鄭玄爲上客飲酒一斛而容儀温偉陶侃飲酒有限殷浩更勸以進侃對曰年少時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齊桓公飲管仲仲棄其半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此謂就善此謂造吉晉周顗善酒至一石既過江每稱無對一日有舊對者自北來顗欣然出酒二石飲而罷明日顗如故視客已腐脅而死又春秋時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于楚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奏之楚王

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宋衡陽王義季素嗜酒略少醒時文帝詰責之曰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酗法汝于何得之此謂就惡此謂造凶客曰將廢飲乎予曰非也禮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洒如也(洒肅敬貌)二爵而言言(言言和敬貌)三爵油油以退(油油悅敬貌)故又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若此乎以從於飲將通大虛而德益粹焉以不濟吾真蘇東坡妙理賦云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餔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遊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

挑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云我內全其天外寓于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于湫莽之野而汲于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洼樽而屬吾口若是乎將吾不廢酒酒亦不廢吾其東坡之教歟

民間生子少乳往往以粥餌似為患宋主克明初生時每乏乳餌以粥後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治刻意處藥乃愈此足見粥餌之患惜其法不傳克明凡診脈有難療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

歲在去亦有不予者若有以日自安有以為非經之過過存去宰皆隨其事治之無不驗者克明者可以語醫矣醫者意也又宋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帝善厚賜一無所受一日又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之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又宋龐安時精于醫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有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一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

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釋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失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腸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illegible]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在焉又有黃土湯者[illegible]醫者錢乙神宗皇子病瘈瘲[illegible]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illegible]氣自正又有郁李酒者一孕婦因悸而病既病目[illegible]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而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橫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觚

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曰此周□也（□音避□病也）入臨者死吾其已夫使曰吾能救之使任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或攣不能用甞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啖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得堅如全人故曰醫者意也類如此

大怒破陰（毀形）乃大喜墜陽（神乃淮南子）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神農言按本草諸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蓋應天謂合藥以延年應人謂却疾以保身）

水生于金而能生乎金火生于木而能害乎木故腎猶則肺旺而能順神怒盛則肝傷而能耗氣

意是神之胈氣是神之舍精是神之客此神常太和其胈自消滅此神常牢固其舍自不壞此神常安容其精自相得惟其胈滅可以全真惟其不壞可以全形惟其相得可以長生何須講議于龍虎烏兎這幾箇字為至訣（紫陽入賦）真余曰此一種真是箇凝神以祈長年神依氣故曰舍精輔神故曰客煉氣使神有所依畜精使不得乘主惟念動處最能令精搖蕩故煉精化氣卒歸于不動心

水必流溼火必就燥一燥一溼乃天之道曰水與火循性之要嗚呼人情愼無作好一有作好炎涼潤燥林火

燕京致書士安國云弄門甚無求處問目不覺日以遂
禪理爲事王安國答之曰若如所論不甚將理閑目不
瞑便是十亞公案昔子夏之出悅紛華文有謂省除目
則損道心皆旋在公案作
人須木穀之氣以養神木穀盡而神去故安穀則昌絕
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
故死食所以養陽氣飲所以養陰氣而人之生血生氣
皆本此
過渴即飲飲過多則損氣渴則損血過饑即食食過多
則傷氣饑則傷胃飲食粗與暴損氣傷心戒之余謂鄉

嘗見聖人于飲食之微致慎如此奚啻養口腹云爾哉

凡食欲頻而少不欲頻而多只宜飽中饑不宜饑中飽

飲食先戒便臥及久坐

清晨食粥生津液若空心茶卯時酒申後飯宜少又飲

茶宜熱宜少最忌點塩茶空心飲

客談東坡詩目聽不任真踵息殆廢啄何謂也答曰此

變化莊子語來然亦欲忘形云爾踵息廢氣正是數息胎息工夫更妙

傳道本不在言語間亦非言之所能傳惟有能受之者

斯有能授之者程珦使其二子灝頤從周茂叔學茂叔

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若二程之資是簡能

尋仍未了故茂叔令之尋便是他教人法當時二程尋得孔顏所樂之事則道在是矣觀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他自得處是他尋得孔顏樂事了若侯師聖學于程顥未悟因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因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師聖復見程顥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然王安石三求見茂叔而茂叔不見必已知其為人故拒之然當時與師聖言又不知其所開發何如也

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此語用

之以不遺故舊用之以不下糟糠文曹植有詩云屢當不忘貧道林葵藿夫葵藿果道與然舜之若將終身之心便是有天下而不與之豈謗云守得貧余得當只此最有理謝靈運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真是逆生之語

呂氏春秋謂海上有人好青者（青青鳥也）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且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此即海上老人機心驚海鷗之事夫我一念動微物且先知之鄧堯夫前知數亦只從一念上得之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者是也昔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然則前知者只當箇青鳥明乎非也程顥嘗曰堯夫前知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蘇韶言雍者雍墓文云世人謂雍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輙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此又史氏救正他處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聖門只如此

周子言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今世情擾擾不能自裁只見得自家不足了所以累其心莊子曰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蓋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

識世情二子雖未審他見得如何亦是能斷除情者然亦有難裁處昔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他生逢帝世可了生順化若末世重法繩束下民所謂無計避征徭者竟何如哉又古人惟適真尓所托皆假也伊尹之隱于耕韓康之淪于藥子陵之安于釣陶淵明劉伶之寄于酒梅福之變于市皆各適其真趣而然者非有于物也昔臧荣緒曰書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之乎

晋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

學如炳燭之明勤學篤行

程頤如見哲宗因盥曰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有之乎帝曰然誠恐傷之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夫恤一蟻何足言仁只識得從此心來便有用處孟子對齊宣王一牛足以王此意

人有異術須遇其主而後得用之張良得黃石公書嘗習誦讀後遇沛公嘗用其謀不為他人言皆不省良卻嘆曰沛公殆天授我國家如基得鄧莆普及遇太祖遂用之以興亦千載同遇於孟子曰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

所要者輕也人以身試于名利場又一旦當截處亦當討箇輕重可矣○一日偕客賞牡丹而嘆曰茲花品價隨人諸君審之乎因檢名教于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曷若東園桃與李果然無語自成陰如其言牡丹卑矣至北山集云既全國色與天香底用人間紫與黃却喜騷人稱第一不令喚作百花王又知牡丹之重若劉禹錫詩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貶芍藥芙蓉下品也韓忠獻云所在隨人趣爲價以供俗眼陪妖妃盖惜之也古詩云寄與東風道者須知公生等今日之賞其當

求所以自植也歟哉

客曰不欲上亦是義不容已者故一疏敬上一縣忠君自古然矣何後世不然如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馳死亡者無數時唐羌字伯游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取涪州荔支進楊貴妃一時若之故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又東坡有詩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又云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米如此則君上者只一味清淡何以稱王食乎况彼惟恐爲守始進姚黄魏花人亦

惡其非蔡君謨爲小龍團茶進上歐陽永叔聞而嘆曰
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一百物耳而何媚汙之甚耶
曰先王之時上有其貢而無其求奕之心下致其貢
而無刻苦承奉之慮只緣後世假托沙汲如云內府之
一金田野之百金皆而下情不得上達便至稱擾然積
極生變此正人君子所以惜之
稽康養生論謂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
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
散此五難皆切中於人者
後周書目録序云道經炊不可知之神仙人有其質淮

之器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緒餘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善行於者之意大約歸結於蘇綽備綽之從政專於沉思綽之言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役之謂性善者主於未動情而言也情爲惡者主於念頭動謂之惡耳綽著佛性論抑是禪脉相懸如此也嘗觀莊子之言曰道之真以養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帝王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大都彼之見道岐體用精粗而爲一蓋如此

洪若水先生引泉既舉於鄉試不第以父犯重辟爲鄉人

不容不敢應禮部遂自焚其公據往陳白沙從學改姓名陳湛露白沙愛其才敏因一御史來謁訊其門下士有可應薦者白沙以陳湛露見御史面試二論嘆曰奇士也當作清廟明堂器命入京會試鄉人猶以為言御史力主之舉禮部第二名登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尚書以講白沙之學四方有多從之者年八十餘精力如常有請文者輒就筆不辭一日為鄉守愚作墓碑文既畢對客而逝人以為學力嘗閱宋史李衡字平彥其父嘗從程頤學因勸衡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為聖賢也不可以絲毫偽實處方可言學衡心似

其說與情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淡泊究極修

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徹

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

者歟

永州府同知陳良珍廣東南海人也嘗偕余飲鎮海樓

言及陳白沙門人李子長貧梗自井不苟取為時所推

一廉使過之見所居將壞因遣二人重罪可罰金者往

為理之二人負米若干石子長曰無多費為也止收一

斗且令二人飛損壞者易茅茨或掾角當更者更之餘仍

舊不加新也明日廉使人過之驚問曰先生居猶是也

對曰已受愛矣子長性嗜鑑賞無遺毫髮僞作往往人以詐籠之或失其擬而白沙亦曰子長近於愚予是廉使亦曰子長此愚云又長珍言子長與伊祖夙契子長工於書伊祖出紙數番從懇之已諾伊祖恐以為無禮具二葛以往子長見之峻拒竟不與書其清介類此也子長以貧老及其沒也不能殮同郡羅文敏公紹為襄事且銘其墓曰古賢子長古心子長今也則亡嗚呼子長則知子長者文敏也可謂今之講道者有愧於子長者耶

術士長生之說最惑聰明之士近來則不特其說無可動

高貴以樹曰人生富貴至求年求貞怕死一聞長生之說遂中其毒不暇究理嘗讀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忽我年逝不知命也可見世間學長生者非癡即愚郭象莊子注曰待隱之謂死待顯之謂生蓋以隱顯二字說死生亦可謂盡神然待者爲誰理會得到便悟莊子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若邵堯夫臨終謂程明道曰欲觀化一度或亦只此化字

宋蘇澄隱得養生之術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太祖召問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

郭象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楊朱曰恣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玩自肆二字即曠然無懷乘之以遊者乎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玩一心字則是非只從自家心上分曉若於世間尋討箇是非便生操捷奔競營逐余論曰水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知清濁自然至而水之本體常在然則知道者自得於己又何有于世間是非也列子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塗

其保無不潛解以其久也竟為千一日上古詩永不刊

若有則淡空得中趣故益遠有非近陶冶詩與有荷鋤

倦游酒聊自適謝從身計詩語字不可營忘懷寄匠郢許

詢詩一時排宕茶茶撫無酒點之心茶猶人之憂惡世也遣此窮愁情貧

神任獨往來樂白雲限聊以肆所欲又云去矣從所欲

得失非所較觀前賢之咏皆所謂至樂者也而皆以自

肆云爾

弱喪莊子幼小也弱了同于□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大喪而不知歸者耶家

象曰少失其故名為弱喪子被所私而不知歸於鄉

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為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

匠郢 匠石也郢人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夫子謂惠子

鍾離牧山陰人也以貧躬耕與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之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孫承宮自行義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

為糴與民民懇[illegible]得六十斛米送還
牧牧閉門不受民[illegible]曾有取者牧由此發名擢
承宮字少子琅邪人曾[illegible]中耕種禾黍臨熟人
訴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牧慕其義亦發名致顯位所謂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
名者此也徐縣評云牧為長者之規有問之者曰可謂
之仁讓乎吾曰孔子云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小民不使
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
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
仁安得為仁哉吾嘗沉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

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孝法盡忠於
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諒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而
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
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
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
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徐評如
此竊謂始之認而不與爭近于不校終之還而不輕納
近於不貪然縣長之對正矣必至於撓縣長之法以成
巳私不謂之以私害公乎所以不謂之仁讓之三代以
下之人物有意爲善類如此若聖人無意必固我而物

來順應趙閭公之殺其弟雍亦不傳其子亦仁也

客一日讀大學而嘆盜臣聚斂之臣古有之乎因曰聚斂若今之催科是矣盜臣則恐難為客曰聚者積而不散斂者剝人肥己若當時之開仟陌履畝稅之類是也今天下田土額定稅糧載之冊籍頑民不輸法甚可杰只官于土者追納不完使應陞秩必完八分以上始得陞遷此亦是激勸之意覆常地荒民窮鉗係額征而頑不堪供給之則愈征急之則告困奈何若似古聚斂則非今人臣所能為也客曰今日無盜臣乎曰盜臣有之若盜上之財則監守自盜與夫盜倉庫皆律有重辟臣

下不敢犯惟盜上之官以浚民脂膏盜上之權以吸民肉血其爲民害尤甚者曰今白寧有盜臣則獻子之言非也

客談孔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云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均之學也均之儒也只於爲己爲人處君子小人處要討箇分曉却是自家的事不干他人孔子言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此意也答曰爲人之學亦學其學小人之儒亦儒其儒只緣他差之毫釐便至謬以千里禪家謂一覺便是今賢輩既知道自家討箇分曉不干他人便是念頭轉將所以爲己之學在

此也所以為君子儒不在此也昔賢道路悲絲便是討分曉功夫節次如夜半許便是下手功夫客曰願聞之吾曰自戒慎獨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以至充然為飛魚躍氣象乃是學乃是真儒

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般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邪吾我朝許文清公乃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寄傻子曰既有個仙學自是有這一種人惟其能竊造化之機纔能延得年今只說他延年畢竟是個假借的物事以堯夫元會運世推來雖大

象亦只當得箇延年看了若超脫聚散外看將來只有箇大道無聚亦無散無無亦無有無生亦無滅今吾儒又力排他為異端然程許二先生亦苦刻矣殆儒者恐世間愚癡之輩若於求仙故其言過至如當漢武帝至老嘆天下豈有神仙乃是愚癡一毫覺處世間仙門只緣如秦皇漢武之徒便大壞了若吾儒所說則朱文公云乎我欲從之但恐逆天理人能循理自然以立命便是延年便是吾儒之仙似不必若說他答曰聖門只不道五伯不聞他斥黃老何也答曰不道五伯者所以存王化若黃老雖生孔門之先孔門只不談黃老亦

不聞有闢老之說只爲道理難盡說了今人皆用戊
收無闢佛語亦只此
客又述程明道先生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
原之理天地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以盡況既散之氣豈
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
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
也月出則潮水生非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始終
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之謂變如明道之說於聚散如
何予曰聚散雖以氣言然氣本無形聲不可言說止謂
萬物之死生成敗繫於氣之聚散耳細思之似只是往來

之藏也生死之候也中庸不云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氣本無也不體物而不可遺處方見個聚散蓋既能體物而為之聚又能體物而為之散是聚散之可見可聞者物也而其不見不聞者不以聚而滯迹不以散而遂滅也蓋氣本不見不聞動不靜不自去自來若執者物之散者而其氣遂盡亦難矣以潮言之又有說也蓋五行有氣有質氣行而質凡潮生潮涸者水之質耳若曰涸者已無亦水之質耳水之氣未嘗因涸而遂無況氣本不見不聞又何處測其因涸而遂無耶我朝薛文清公曰造化　　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云

此一章求音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然謂之死虛中來非氣而何既是虛又可謂之散而遂盡耶明道之意蓋以斥夫執輪迴者

祭法謂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註謂折言其有所敗鬼言其有所歸又謂人死魂升於天神之歸也魄降于地形之歸也然宋儒謂魂是陽之靈魄是陰之靈最善蓋魂常不得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氣極清者上浮大虛而爲神至道之人生能練神合虛故其沒也形離神用而爲神乃若凝滯者則是意横絶無生理者有死與草木同朽腐或有精氣盛者其魂魄之靈

爲鬼爲祟不得爲神人龜亮者猶能得神只緣他原
那靈氣不息

心不可不細聖賢之心便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學者能
有一分細便有可與言處心不可不活孔子稱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大賢以下分數只如
此學者能有一分活便有可與行處心粗心死者孟子
所謂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也

佛氏從那婁死之無知無識處看箇真知真識者在謂
之覺性吾聖人從那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將能
親之知故謂之良心佛氏指曰神識而家從此上做工

夫禪氏只要無知無識不假修爲一任其所以性謂之真如聖人欲人因所知愛知敬之心推之物理而求所以盡性謂之造詣禪氏專於從內圓融聖人先於博外以養內故格物二字程朱訓作窮理彼訓爲格去其物二字各爲一家能辨別得明終不惑攻擊

容談孔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節雷云仁人心也君子存心之學終日乾乾不以一飯之頃少違只此涵養得熟故造次之迫此心也顛沛之危亦此心也由涵養中來故無久暫無常變一也如此看來好予因考宋時有人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置不亂是其才耶抑其

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應事又問處事如何曰速不如思便速用意不如平心竊謂無垢子本是禪定之學非苟言者

昔魯欲伐齊以問柳下惠下惠自憂以謂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至我哉古人惟能如此求陳瓘忠肅公平居容止有常度雖燕居必正衣冠然後見子孫無一安語一日因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賢否公退自書者累日曰豈吾有欺於人邪何為有此問古人只此養心何心不純陸象山書之所為役之所憂吾人憂雜出精神

猶不爽

志英論

客談仲尼志三代之英而未之逮也退而作春秋何哉且多言五霸之事而不及三皇五帝之道果明道之書乎守漫[illegible]而對曰悲哉仲尼之志天地生聖人而不用聖人任天地而不私天地者道生之兆聖人者人生之會天下載聖人愛之而不尊聖人長天下尊之而不位其太古已乎三皇氏自三皇耳五帝氏自五帝耳天地不知有聖人而聖人亦不曰天地吾之參贊聖人不知有族氏而庶民亦不曰聖人吾之大君故自天而下之

寥寥然大虛也自人而上之渾渾然一大道也五帝旣遠禮樂漸開堯舜禹始相揖遜而命之曰曆數湯文武始行救累而命之曰順應彼數聖人者猶稱天以立極然大道隱而玄默鑿矣名實具而智巧蕩矣文變而浮權變而詐仁義變而爲務周天子懸虛名僅如一國主諸侯強大互爲雄長天地變百姓苦哉太古又開乾坤也天生仲尼有古心嘆曰誰其大君乎誰其宗賛乎五霸猶襲三代之遺以矜制人之耳目故天下共尊之曰霸抑亦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春秋以齊之令望也仲尼傷之謂古道之不復後人猶然侈其說供其言之大高懸

之無恐不得已而託於言故錄書所以存紀也錄詩三
百篇所以存化也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往稱
天以著所以遏流也俾天下後世知夫古之風有鑒以
往知此而已矣客曰有聖人者作而欲舉帝道得乎青
渙子悅有而告曰大道流而不畜入化注而不返數必
有其氣將循始理無化怪者而必其世運之變不可知
也變者又其始邪客術而忽起而長息繼而衛恭舉白
而歌曰氣鼓蹶兮為四時兮既三皇氏兮胡為乎五帝
而不化既夏商周兮列為乎桓文之霸天若生仲尼兮
書其書而大道祀

東坡詩欲知吾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已半没去意

誰能遮此詩雖是嘆人忘歲月之逝而若迷塵絆抑不

知世間人不知問學者若到晚年情事景暮尤為大累

王荊公欲使金華人俞清老勝巾披着僧伽黎（衲衣也被儒僧）

（伽黎袈裟）奉香火于半山寺與之僧名曰紫琳夫太平山

作道人無妻子之累似不爲難然尚脫簡亦難甚況

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夫世人晚年能不爲俞清老者

幾哉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嘗有詩莫羞老

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致此意人嘗

十徑以爲晚節之規夫保晚節一說亦淡乎論者余恭舅

時選老詎易教子且效官儀後面目子長之說耶保節意也夫入仕且效官儀稍保初節之謂又說個後面目子長便見了晚節難保蓋人生有何學文當進魏公一笑矣尙發也卜者鑽龜必生去其皮人之情愛離恰亦如龜之苦脫其殼人主不尊士子初入仕多居下寮若人主親識得一二人以爲其餘則士得以自力蓋往門萬里從托吏部托御史論薦恐未必盡無私盡無徇抑蓋高士守已不肯伏氣奉承往往沉滯宋應孟明舉進士遂受知孝宗一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于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遂拜大理寺丞又一日上御經

筵論臬司按察謂讞獄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會廣西缺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夫士遇得如孟明自將獲展所志矣一日過岳陽飲于分守李廷觀因論及士風廷觀忽發声曰當今高士唯有山林而已其意蓋有在也未幾廷觀轉本省副憲遂致歸廷觀四川人先爲御史又劾應孟明受知人主官職未嘗俾遷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荅若孟明之守士之常也宋淡成大亡恥作縣滿秩謁宰史彌遠家許爲州判言真德秀當與成大曰其若

入臺必能辦此事及成大拜御史吳詠炎德秀此近世
士人多有之
一日飲永州府同知陳良珍論及取士以七篇文字只
父師授受依時樣遵例作對偶股子一旦取悅主司偶
登第除名吏部輒乘知升髦遂勢藉名仕視子史身綠
腹白不知其幾忽有詔問典故應行尤難其人又一日
會一過客談七篇最無裨士心且對綴為飾不關身心
嘗觀宋末徐僑嘗言比年以來之習滿天下不過剽竊
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真知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
鮮是宋末且然在今日為尤甚也我朝王端毅公恕嘗

言今學者徧天下何故其才難得参虛齋對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非時之弊乎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保而進之學官未幾作經義俾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書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其在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待規為心粗非不謂使其熟而從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其資亦不能成其才公曰然可二公之

言元神救物將矣

志微而後嗜欲遣生而後身存嗜欲遣去生治蓋歡除也有反傷生悔非忘欲則愛惜不生故嗜欲遣生不治治生也治治生之人輕身內則豈能存身

冊鑑餘錄云火發外則者薪之盡也神智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蓋雖近于禪寂之學大都至理亦莫外此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恬謂靜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不用知則益靜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恬交養最宜深玩常出乎衰出衰以嗇之言嗇未嘗出也故曰嗇出則興利

慣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不傷于清是以聖

人處窮達一也水在清濁而不失其清猶人在窮達而不失其樂故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得道則窮達一也

宋蔡京入相薦其伯氏之才爲之三遷爲中書舍人偶以一事忤遂落職知楊州京有客爲言不當久棄外京曰使作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而兼也竊謂京之人相以是作官耳若作好官便要作好人今世仕途專者以奸佞爲德行者以善政爲迂此風一成作好人作好官真是難得兼

東坡與范純夫書云聞公日蔡尚未平安勿過服凉劑昨從朝生數息發功何緣及此又答王敏仲書近頒賞

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嚥爲納息冊頭也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泝流法人之積久透徹乃效

山圖隴西人也初好乘馬馬蹶折腳遇一道士教以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一年遂不食病愈身輕人稱其仙或云道士五岳使人也

余在銅仁時遇一鄉官陳珊號近衡其人不措煩爲士論所遺嘗語人必曰大丈夫當幹百年外事聞者狂之然欲爲大丈夫道理自當如此嘗誦古詩云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

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詩意蓋謂身沒後唯一虛名而已又陶淵明題田子泰詩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觀二詩之義則於近衞言不宜以人廢之

尚隱并吾聖賢之道自後世奔競之風熾則崇奬恬退一節尤補于士風不小也呂蒙正亦宋人物也至道初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戲蒙正謂退在班列寂寞有目穿望復位之語時獨呂言甚不滿于上意且對曰

不問家正之獨悒也況今岩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
君臣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上默然未幾昌言亦罷
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
否對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
時不能悉心補耶一旦斥去即洗濯涕泗棧若水曰昌
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退而嘆曰上待輔
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
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因移疾得請大悉心補耶
人臣之分也禮義進退自守之常也崇節世忱又厚士
風之首務也趙鎔卑污小人不足言乃昌言若水之論

對則在上者當從之以勵士風為士者當厭之以自勵

宋侍制王心質于野充館職二十餘年同舍皆顯今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然則如于野其殆古之士與行過乎恭矯矯也上風似當于山林中稍加之意北海徐幹當漢魏之間不耽世榮文帝稱其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確不就文帝亦不屈之此事不當以為朝而廢也

客談儒釋老有謂同出一原信乎答曰太虛一也豈得不同然各自一家畢竟有不同者釋見得太虛之神欲存神以合於無始語者曰佛修性忘見得太虛之精欲

保精以延不老而者曰老修命故釋曰真空亦然不生不滅老曰復命靜焉自然而然吾聖教不如此蓋見得太虛只一理謂之性謂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謂之性命無修其然歟但釋則體用俱寂老則體用俱屈吾聖人體立而用行靜無而動有容曰唐憲宗迎佛骨韓文公上表諍之何如答曰此事只可諍上不須迎亦不必諍太甚韓文公表只云文中子言西方有聖人曰佛是佛乃彼外夷西方之聖人也非吾中國所當禮奉者中國乃天朝禮樂之處自有堯舜文武周孔之聖可以修身可以立命者求佛法當不必以彼易此也

況佛以心相印靈不在骨若其神通妙用寂照圓融其
靈應豈係乎人之迎與不迎今不迎佛心而迎佛骨適
足以取侮外戎而冥冥不足以延休貺哉只夫苟苦爲佛然
佛豈有強没來迎者乎又曰梁武帝亦戀佛矣而臺城
之禍何如答曰梁武只是箇求福俗子蓋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定心生[illegible]是便正所緣識生妄緣生然耳武帝
不領達磨教旨[illegible]以因果功德爲大事此
俗見也至以麵代牲[illegible]自全無一纖則竹
者武帝只此凝於達[illegible]倒[illegible]係京正朔之從
佛[illegible]只[illegible]而餓死而佛不救

謂佛不豈若佛有豈當置道武帝一遊州循了五客坐憮然子曰非敢佑佛也道理只平平說去却好

客郎席嘆世變江河余憫然而對曰三皇氏之世無君臣上下渾然一大撲爾沖然一大素爾自樸散素離而變生焉五帝變無爲爲故制作之義自帝始三王有變有爲故禮樂之盛自王始五伯又變心故假仁假義之事自伯始噫哉悲夫五伯之心不能存古可以御今上詐而驕則失君下詐而悖則失民唯五伯盡變之心猶能爲之

人之疾治肺爲難昔許叔微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

蟲下行當以獺爪為末調藥每月於初四初六治之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叔微精于醫

語林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淵源浩字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竊謂淵源不了心而了經只是博義云爾林公十年所保豈在四寸間相較量者因右軍不往得之蘇東坡之韻詩散為百東坡形影頃刻復在茲神通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楊升菴慎云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渺然不接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真我非是渠今
正是我也與身我今不是渠身與渠此然列來手說彼說法
客談仙五通佛六通何說答曰佛只欲加仙一等耳其
實只一通便了仙只是致虛守靜精足神完可以不老
然離不得形骸所以謂之五通佛氏出神合虛以了死
生多了他神通妙用所以謂之六通
宋陳仲微在莆田會粜山浮屠與郡學爭木利久不決
仲微按法山曲在浮屠它日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
以為冤且吾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
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夫此事雖偶然然

世間有等狂悖已所作不状而又强爲祝神以誑人者嘗以警之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心爲火神之宅也腎爲水精之府也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天主氣極清故曰天神地主形重濁故曰地祇人背天地也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今世俗葬喪弃設七七日齋僧爲悼亡道場以七七數期或者以此乎

莊王遊雲夢泣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安陵君泣下數行對曰萬歲後須以身試黃泉爲螻蟻是蓋孔釋子亡與癡愛之律者只此便見得世人難了死生只爲那世情重壓倒了今而須

多少田園切切是無子孫承受又變子孫不能守他的

皆此楚君臣情也齊景公牛山類此然晏平仲之對得

之矣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絕糧先儒稱其行無頹

應夫聖賢於生前已超脫如此人能了得生便能了得

死

國家重官箴一往所給便不敢與及登遊或好買皆欲

嘗覩梁何遜為楊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咏其下

後居洛一日思及梅花請再其任從之既抵楊州每梅

花方盛對之彷徨終日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

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

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耶用其事為詩是愛其語也丹鉛餘錄載昆事如此者今有若遜若昆作外任而如此不考祭郎投司論罷矣竊謂風度如遜昆必豁達端楷必不至苟且貪忍若俗吏拘循常遊者不自作賤更為貪隱縱使不愛梅不嗜蟹寧能望遜昆萬一者乎

班姬有團扇之作徐淑有寶釵之作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為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淑秦嘉妻

客談聖門有善言德行科存善爲說辭何其均一言也
而何分別若此答曰道理察乎天地之間亦本來各在
人心之靈無論造與未造也辟之談京華有到京師而
談京華者有未到京師只熟所聞而談之者其中便有
不同處善言德行只已到京而談京華也善爲說辭是
未到京師而談京華也如晋陶淵明深于歸去來之真
趣故其發于吟咏皆冲淡足於悠然之味東坡晚年深
于禪印凡著爲詩皆超然心印之訣亦善言德行之一
證也後有倣陶者許六相從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
一人只此便是善爲說辭的模樣無怪官閒適本是好

景人誰不知誰不能道之耶到臨下寫官不做便做不得這不是善爲欲辭而何況如讀六經及釋老之書亦須各造詣他的境界乃能讀他的書亦有得處況長註脚他的亦中他的旨況欲强作恭慎謂張收玉解君子寵辱若驚章其肴辭之謂若縣之沉舉首肯浮覆所折而斥蘇子由林希逸所解爲失老氏之旨今觀收玉所注尤戾陋者大都道德之言主虛靜而極于無其云寵辱若驚謂寵辱一也無寵無辱其云貴大患若身便是無大患張云貴身與求寵則無患矣從云貴身是内知有身便外知有大患了無云分寵與辱者見也以為

得其用也主謂分的確乎有為其得之矣今謂以能為等真見也豈其然乎亦直見臣圓形影俱幾能摹倶無者謂以能爲摹爲有其見者只就吾儒中說那見得定的人不動心勢利如茶人有拜相衆皆賀之而其毋獨吊者是也是吾儒指見理定的爲真見而老氏所指又是一種學似不當以此訓之讀汝玉此章註全不涉老氏意者而又詆蘇林二氏恐亦是搭說相輪耳所以吾輩先在造詣有一分造詣纔出一分說話自契要須無效

銀工所金也

孔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覩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者或行之必見其成蓋言實理之必有也今談禪者一切聞見皆謂之塵謂之落知識當其有時謂之隨境生當其無時謂之隨境滅只不動念自然寂照見聞知識皆妄也求之孔孟之學似不若是

阮孝緒實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又曰跡有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

惜茲本欲惜彼將拗以孔莊之意其遐乎矣竊謂此論判本與跡爲二而爲孔與莊爲一似爲失之然細細沉玩亦是他思量到太古處而立言不可盡非也

客一日又談禪理謂禪立說甚高答曰程明道有言所患者患在引取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是也然欲與他作仇家非見理精透者不能昔魯子因作梁書敘序云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晩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壽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烏覩聖人之內哉其論聖人之內則曰吾

聖人窮理知至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然以此說聖人之內似亦未盡蓋吾性無物我亦無內外只是一理耳苟能盡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萬物一體矣今謂萬物自外至爲吾累則是定性書所謂惡外物之心也豈不坐佛氏以物爲幻之說乎惟程明道立說斥佛氏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彼言出世網者只爲此事不奈又殄滅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手足有此氣則須有此事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

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情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長天真也又曰其所得者只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在是談禪者雖說得蓋行未之有得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此誤佛氏內外兩失之亦切中他病又王文公之序曰得于內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內矣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爲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此言最是至謂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以此言聖人之內與其持爲神通妙用者合在人欲而逆道繆悖之言曰儒

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說得儒釋似爲公案客曰莊子云無終又無始變化無常生與死與林希逸註云生與死與不知死生也撥此一句則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余曰希逸又言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林氏之言如此若離絕之學在孔子時如沮溺楚狂荷蕢是而爲其說於世者莊列也漢晉以來浮屠始入中國遂竊其說而衍之立爲他學

雖漢四百年節義之風嚴子陵一人而已收宋三百年

養士之功者文山一人而已

貢○選○舉○嘗觀元姚燧送姚嗣輝序云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此貢法猶近古鄉舉里選）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奉主何人或拔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猶重縣令之職如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用為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礙乎其艱哉（猶見慎官之意）燧之言如此

今國家造士以文兩京及諸省設憲臣以督視之而藝其文優等者膳月米一石府一年貢廩膳一人州四年二貢縣二年此之謂貢國初貢士入大學循六堂既滿亦十餘年遂不次擢用久之此法廢故貢士就大學不過一年撥吏部掛選歸家謂之待選不願者聽廷試中式即赴吏部試之列名發序挨名次以例授教授教諭訓導等官其待選者歷年滿赴吏部再試之上等得有司職次等縣佐以下之職貢之外三年兩京各省開科其中式者謂之舉人舉人上禮部不中式許就太學亦數月遂得撥送吏部掛選亦以次赴部得授官若會試中

試者入對大廷　上賜以錦衣之進士進士依甲第循有

欽賜品秩京官也二甲三甲進士分九卿衙門朝夕得從

班升堂謂之觀政各得與其所屬官以同僚禮相待不

許歸家取次授官或京或外隨其甲之名次再授所謂

之官謂之選謂之揀徵諸前代恩莫若寬也

孔子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正心之本體也無

為故能守正心正自足以有為故曰無為而無不為客

曰舜無為章如何答曰孔子蓋謂無所作為而天下自

治稱之于古其惟舜乎夫舜之君天下何嘗有所作為

哉但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南面者人君所以嚮明而治

也恭已正南面之上而昭其德輝之盛然百官承其恭而莫不順治也萬邦協其恭而莫不順治也此謂之無為而治若說他紹堯舜致治又得人任職此二事是盡他無為了又何必說個恭已正南面蓋恭已正南面者正是無為也恭已有個過化存神之妙所以天下治方見得個無為而治之妙若曰紹堯致治得人任職而為舜者只一味恭已無為則是舜一洗繼人耳類堯以無為類臣下以無為焉在其為舜之無為而治也而孔子顧以是稱之說者曰語任[illegible]地近似然何不稱堯無為答曰孔子只[illegible]之[illegible]定之為舜的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也　惟天耳天人建于上而可將行道
物生先豈將無爲又豈得恭己之可言耶答曰至禹始
何答曰天氣漸開人情漸漓雖欲無爲不可得也禹有
舜無爲之心而時不得不爲所以有下巫之泣故舜之
命禹亦曰允執厥中亦是欲他知所以爲之之道
前代爲民之政只巧立名色昔五代時正賦之外如江
南鹽麯醋酒則有麯引鹺別輸米三斗授鹽一斤則曰
鹽米　今國家于京官俸歲除一月支官鹽以折俸供軍　又官鹽通行天下量戶口什斛錢謂之鹽鈔
頭則有鞋錢入倉則有席米　席米音席鹽席也今國家解　米入京倉亦有盤席錢
諸類總謂之科納之物

宋崔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黄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天士者之心初時即如世明得之矣程伊川有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吁使士人讀書行時欲位至宰相而不能用其視世明之讀岐黄書以濟世者爲何如哉

宋沈煥字叔晦自於心未安一不苟自恕每云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者無媿始可以言學煥於周公大聞之日追思泣朔不能推賢揚善學于姚叔晦者有二友叔晦不于姚也又舒璘煥之友也學于張栻又從陸九

淵遊嘗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多苦雖倦彼逍遙者曰

有湖山亦可以弗畔矣乎哉云蔡來堯存總是往趣柳

雨沐風又為美境其何適如此楊誠齋鶴自發青監退

老雨溪之上敝屋一區竹窗風雨長蕭亦聊絕三四人

徐靈暉贈以一聯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誠齋嘗自

署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

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

唐突明月清風所謂古人高致類如此宋黃晉卿跋士歷州縣歲餘三

年乃不樂問行西湖嶔然自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游品題分題夜惝味何那騎鵜餘不得尸宜許則歟于湖中事亦奇矣

釋子專以了死生爲第一義若士人養得神氣完亦自有道理如宋劉元城臨之是也元城平生舒迹不妄交遊爲溫公門下士踐履稱其學以誠入無僞而非誠一日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不太早乎元城正色曰學者於父一體今朝謁者雞鳴至君所而人不敢以爲勞蓋有刑驅其後也士人若畏義如刑令人可爲古人矣其節文禮類如此因去大對老謂若過南京不見對猶御史追泗州不見大聖然爲守覺章惇恭下所忌又論行請伐益見奉老後以行聞者痛之惡之不爲也一日行至山中樵薪下晉川府而至

草木披靡從者皆驚走少頃然後相伺遂去村民羅拜
喜曰官與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公輒避耳官行無恙
乎朝守計必死罷之其在貶地也忽一所厚士來訊冊
涕告曰屬聞朝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
安然不為動蓋時有士豪欲得美秩希章蔡之旨自謂
能殺罷之二人信之除為本路轉運判官士豪至公對
客飲談自若起居不如常夜半家人伺之酣寢鼻息如
雷黎明時有告運判一夕嘔血而死明日有言公者亦
無喜色於是人益信公之處死其神不異此類也元城
之沒也有風雷之異父老士庶婦女皆持香誦佛經而

哭曰數千人家人問豈一大燈籠下人爭娃且至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破其貲發椎見公櫝見如生驚曰必異人也遂無所動而去夫無城平日未嘗從釋者而如此只他養得神氣定不散耳

惟白可以受五采惟淡可以納五味惟醇朴可以善紛華三代以上之民以犯義為恥三代以下之民以犯刑為辱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言得其粟以廣施故）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言孔子欲問見老聃敬叔言于君與之車以行及見聃而歸弟子從之者眾）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

行微矣二子之與其人仕之道始將[illegible]米出于
夫子乎[illegible]採之古今情理自是然也季孫[illegible]臣且述
人以衆千鍾可不御[illegible]于敵敢言于君遂得爲人致中
從可不謂私乎今世[illegible]說他[illegible]法不做人情只能假
此要言且轉美秩耳今貪大做好官不當落此套今人
受人一要動人[illegible]申[illegible]以[illegible]令孫生援若實要做好人
亦不當從此例諸[illegible]人則作[illegible]無人則止之做好官
好人當慎此心常[illegible]
嘗觀王績醉鄉記[illegible]言然于醉之深處能言其趣
可謂[illegible]記曰醉之鄉[illegible]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

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言上世樸略無機）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此狀得醉之[illegible]）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面而望不見醉鄉（失所[illegible]）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

人氏之所典司五齊〔註去〕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此入言自上失之乃臣下將之如所云〕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正言尼下竊至此〕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鈸言醉之妙〕余將遊焉故為之記

容談晉語生子癡了官〔事了心〕謂也俗云癡衰放乖是真乖批以藏巧是直巧信乎余因檢晉書傅咸性剛峻疾惡如仇為楊駿所忤駿弟濟素與咸善遺咸書曰江海

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及觀阮籍志氣徹然獨得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人多謂之癡或曰籍之

斷不可所不俱非所人之疑而益據也

慈母多敗子（李斯）曰了子孫後世務窮士知所歸從（）

女媧氏補天石以補天務俱四民什衣從裡而大始

開明皆右之以談而今武之為異者也

高昌或其地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

患風之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

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

不則多遭其斃者今粤西深山叢林中多瘴物氣類秋

之交人有病風不可犯有知之者即伏身口蔽地以中氣

過所無益與所云同

遇變不可輕離所部恐敵人以計挑我昔錢塘沈承禮攻潤州敵夜出城中兵攻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西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備者悉驚擾獨承禮部下敵人不敢窺又左氏曾昭公十八年鄭大火子産授兵登陴晉之邊吏讓鄭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竊見村落中盜欲行刼輙乘昏夜先縱火以急之若輕動者必落計中君子宜備之

秦惠公欲伐蜀乃刻石置黃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

也蜀王以爲然即遣五丁力士鑿成道入蜀使張儀隨其路伐之又管仲從齊威王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夫識達之馬有之糞金之牛無是理也欲心迷耳豈聽者眩哉故大欲藏毒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便是性命之根然性其所性而非佛氏之所謂性佛氏之性心之神者是也命其所命而非老氏之所謂命老氏之命身之精者是也

客談管寧揮金事而曰禮云貨惡其棄于地寧曷不取

獻公家或推以濟人余曰寧得力處想只是個不動心的學問嘗淡廷高官大祿且不入其心又何有于金緣他不肯用世又肯以金與人幹事那一味養息山林惟恐事來侵那豈兒一揮不顧是其烈火試金

歐文忠公縱囚論似不取唐太宗事嘗閱梁書見傅岐爲縣令民有相毆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服乃移獄岐岐即命脫械一訊即首服法應抵罪會冬至節岐乃放之還家使過節一日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異之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少皆啼號拜送不[illegible]信乎于人如此

客問孫投胎之說余曰中庸說不說到體物乎神本是不見不聞的却先有那物然後神來體之而物得其所生耳就如有那胎然後有那些兒來投之也客曰朱晦翁說二氣合散之所爲如何余曰二氣所爲似只是成得那物既有物便神來體之而知覺運動或生意發靈客曰神即是陰陽之靈如何分別得余曰雖分別不得似有個兩般去看他如周子說太極生陰陽就是太極與陰陽亦是個分別不得的如何又如此立說故夫子既說了陰陽不測之謂神却又單說個神也者妙萬物

而爲言只此細細理會去似陰陽合散所爲只說得個
物那不見不聞都就來體此物而生生也此只論個理
若說胎事誕而難言
司空高士
司空圖也唐末通進士仕不至顯又傍宗景
福中知制亂欲為諫議大夫不詔後深辟官
圖辟尋以惧柳琛之禍力疾至洛陽因謝月豐筋失僕
隱放還初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別墅頭泉石林亭幽
延閣若之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又卜地為壽歲舞故人
至引入一中賦詩對別人或有難色圖規之門逆大
見幽頭境致非止韜道此中公何不廣哉脫為文尤故
逆謨白居易辨吟傍為佇沐亭記曰司空氏讀貽溪之
休休亭本名灌纓亭盡耐年所焚天後癸亥興後尊于
懷恒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史也既休而其史存焉
益豈共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官休老且膜三有休又少
而隨長而率老而江是二者皆升齊特之用又宜休尚
靈多辨不能目信依尚意殺遷二僧謂亦曰吾背為決
所汝者儒寸道整而不固為引欲之所尚尊皆而徇將

復辨戎丁足溪爪且汝雖淡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忌耐
孚自警然保其終始與晴節辨吟苐其品級于千載之
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曰于東北擡日出語
休休休覓覓覓使倆雖多性灵惡頼是長教閒處着休
休休覓莫莫一荷恭一炉蒸天意特情可料度白日徧
能快恬人黄金難買堪對鸖岩曰尔何能答曰耐辱莫
其誚激嘯傲類如此嘗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奮亹
自隨歲時村社雩祭必造焉唐亡明年聞輝王遇害不
懌而疾數日卒

輞川絕勝 唐王維字摩詰來母崔氏至孝與弟縉齊名天寶末為給事中被祿山偽署祿山平憐其

才特宥之性喜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
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
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
日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
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
屏絕塵累乾元二年卒臨終以弟縉在鳳翔忽索筆作
別縉書及平生親識亦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
旨捨筆而絕嘗聚所樂田園詩號輞川集有南山遺興

詩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日期黃
山谷嘗曰余登山臨水未嘗不誦此詩又輞川六言桃
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輕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
眠胡苕溪曰誦之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因考秦太
虛云為汝南李官時臥疾在舍高符携輞川圖示余曰
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
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若與摩詰遊于輞川度華子岡經
孟城坳憩輞口庄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
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抗歌湖戲柳浪灌欒
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
幅巾杖屨棊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䌸于汝
南也數日疾愈陳後山曰王右丞詩李丁附淵明待其
自在處然司空圖亦欲與靖節醉吟弟品級門靖節之
風因足以興起後人矣而百世之
下非識達如二先生其能有聞乎
有患心疾者見物皆獅子程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
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即愈

今國家民間典賣田宅有儘問四鄰房親人等語然亦自民間爲之非出朝廷之旨也嘗考宋初有問親鄰之法至紹聖元年建言者謂元祐勑典賣田宅徧問四鄰乃於貧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鄰以便之應問鄰者止問本宗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户內與所斷田宅接者仍限日以節其遲是知前代法視今日爲密矣

元結次山亦唐文彙也所詣亦足與於韓者李商隱作次山文集後序有云次山時見憎於公鉅夫蘇氏始有名且取於公後楊公始如科進上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

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遷坐老不得盡其養毋喪不得終其喪閒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愁悲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文曰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累觀次山剌道州因家於祁陽之勝今曰三吾者也觀闡隱之說見那稱學

孔氏談述之

周顯德二年因鼓鑄錢詔毀銅佛像一日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竊謂斯言是善世人以蛇蝎心觀佛竟何爲哉佛云應無住而生其心豈着在銅像上去

元好問故物譜竊于鄭文題目已是不楷若立得一個正大意思爲姚轉就理說上去猶不爲病觀其譜有云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

超絶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置貴會和内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貞巖君教授閩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歳一天祿一堅重緻厚與石無異先寵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是其故物譜者評此而已諸不過以給玩好且居官而懷異寶達者羞之是所謂題目不措也其曰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重以構思屢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之固護非不爲数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

夫以紛紜陰陽之薄文餘之雜昔之發者類也而可非之以旗自是乎其曰三代折衷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數○故在不曰未□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為聖人者趣然逆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然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夫鼎鍾天下公器禹湯文武之心固將為天下傳之也而可援之以飾己非乎其曰自在周列鐶冠之說並世之謙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世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睨萬物

而究之猶有託焉尔如日不營則倫物以致用守器以
爲智性得之有道得之與嫂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貽
累矯情以逸達以取異於世耶立言到此愈早陋矣莊
列雖汗漫荒唐總超脫世情如鴻冥鳳舉若從元子之說
將引人爲癡爲貪爲無耻所謂作法于奢敝若何也大
都元子此作只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作骨子漸漸向
理說以見他孝不忘先之念則得矣却強要折服歐
公排斥莊列恐不適兩個頭對便反勒了
張華鷦鷯賦首云鷦鷯小鳥也生于蒿萊之間長於藩
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非道之言不是學也末

云鷃螟（螟蟲也螟極）巢于蚊睫大鵬（大鵬翼若垂天之雲）彌乎天隅

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天壤遐觀何此遊也）吾

又安知大小之所如夫華在中書郎感而作賦及任光

祿重位死趙王之手求如鷃鷦自足不可致焉所謂造

道之言難哉

鼓經治蟻漏（鼓經性食蟻蟻吐活解斯蟻附之即吞又張甲收入亦舐而食之）茯苓治

少胡麻治老（寶玄經云茯苓茯苓合以為一散服以勿界丹休華液火精水寶和以為還精補腦）（出仙方也先服此去病後吸日華以玄之投胡麻出大北是也二種黑者青花黃而莖圓者為胡麻八稜而莖方也）（胡麻之鑒者曰巨勝故道書曰玄珠之所云也）

陽氣清也有少清有極清清極為神陰氣濁也有少濁

有極濁濁精為形形離神則形死神離形則神遊
尚書春秋本聖人言語至後世依此反壞之正是吳起
出於曾參也漢武帝方鄉文學任張湯決大獄湯欲傅
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以是用者
依於文學之士多深刻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
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為者而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
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史者往往皆曲學阿世而狄山以
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歸禍機賈山在文帝時奏言士
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至此驗矣評曰有關雎
麟趾之意然後能行周官之法度無其意而行其法則

聖人之法適以濟亂故井其田者莽而周其官者蔡也

有聖人之心然後能述聖人之言無其心而述其言則

聖人之言反以右奸如張湯是也今以六經之言取士

士一旦得位恐其所據者殆不知其何如也當漢時張

湯依文學丞相公孫弘數稱其美今日之士能如廷尉

史依文學緣飾自然已擢於高位必陵遲宦所謂士風

風俗在漢已然奚啻今哉

凡食毋宜口呵數嚼散毒○食宜四時之味春宜甘則

減酸夏宜辛則減苦秋宜酸則減辛冬宜苦則減鹹孫

真人曰食五味不可偏勝否則五臟不平百病起○諸

果惟藕最有益久服輕身耐老止熱破血生食除煩渴
解酒毒若熟食甚補五臟實下焦與蜜同食令腹臟肥
不生諸虫○蔓青菜爲菜中之最益人者常食通中益
氣令人肥健○西瓜甚解暑毒○蘿蔔生食滲入血熱
食不宜多○九月九日食姜損壽○甜瓜沉水及雙蒂
者殺人○一切果核雙仁者殺人○猪腰多食損腎○
羊心有孔肝有竅及獨角黑頭者殺人不可食○鯽魚
頭春不宜食虫在頭也○黄牛肉大補脾牛五臟各補
人五臟但黑牛頭并獨肝者不可食○凡水陸物及諸
果不常見者不宜食○銅器盛物過夜者勿食○露照

上飲食恐有飛絲墜于中食之咽喉生泡○暑月磁瓶入日中晒太熱者不可即盛飲食○盛蜜瓶作鮓瓶盛蜜俱不可食○楮實湯○甘豆湯南唐先主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治有吳廷紹者為太醫未知名請以楮實湯進服之而愈又馮延巳苦腦中痛數日不減廷紹因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物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衆群醫詢其故廷紹曰噎因甘飴故以楮實湯退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傷閒者服之

後魏五更之言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湧泉之鯉躍墓之鹿理非誣也○延年杖後周保定三年賜三老于謹也○凡飲養陽氣先食養陰氣陽得養則神以息陰得養則形以壯援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然吸露沸機故應時而鳴陽用

也
世稱大奸最叵測如漢王莽曹操爲後世大奸之始蓋
其所緣飾者非眞正之跡則六經之言也宋秦檜尤甚
檜之自燕山歸也上稱之曰朴忠過人得一佳士拜禮
部尚書未幾與呂頤浩同相檜欲專政乃諷其黨建言
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上從
之命頤浩建都督府於鎭江檜請置修政局自爲提舉
上曰頤浩專治軍檜專治庶務如種蠡之分耶此頤浩自
江上還謀逐檜乃盡檜之黨盡落職予祠甚者一空檜
則不然胡安國因不安其位求去檜三章留之頤浩問

[illegible][illegible]之術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游酢以檜爲
言且比之荀文若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亦力引安
國夫游酢安國皆正人而不察檜之心乃所以借資也
後張浚去相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
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遜
力引鼎暨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
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
爲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
忿鼎使擠浚也檜在政府惟聽鼎鼎甚德檜由是反深

信之卒為所傾昇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也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朝議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所以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誠待相公爾一日上謂檜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只此一箇好題倩昨朝臣如何折得他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此檜大奸處勿許

群臣與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如初知上意確不可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與議趙鼎力去位辭帝而出見檜一揖而去檜獨專國議和決矣到此帝心終不可解正士呂本中張九成皆去時言者謂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家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此數語切伏金人之行而檜之所以爲宋毒

也是時岳飛克鄆城魏勝克海州和不和在此也檜主力班師詔飛還軍中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矣飛必欲與金人戰不死飛則兵不休和不可成遂誣飛嘗自言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市天下寃之和既成檜稱天下太平帝書一德格天以扁其閣檜請于上禁私史恐天下有記其事者

程明道曰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聖門稱回之好學正在此

程明道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

不知知不知不如不如不知之愈盖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客曰如何用便近二若聖人只是一故神○

程明道曰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何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盖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客曰說如何答曰陸象山言無窮盡都在無窮盡中却自有箇商量

程朱闢釋氏作用是性之語看他釋氏答言亦難說他

直指作用便說是性細理會那作用是誰乃是性也

古者屨有絇註絇之言拘也用繒一寸屈為之頭著屨頭取以為行戒焉

酒有禁士冠禮兩甒有禁是也註禁承尊之器也因以為酒戒故名可見古人隨物寓義所以防其情之流也

東笙西頌笙猶生也頌音容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

客一日閱普庵語錄客曰菩提心生生滅心滅作若何讀答曰渠只是論個心當云菩提心句生句生滅心句滅句滅菩提心即真相如如知得無生之用即所謂佛性

也故曰生生滅心即所謂幻影泡沫一去來生是也故曰滅此滅字對菩提心生生字看語人當自領悟

古者人各有常業士常爲士農常爲農至於工商亦然蓋古之時未有如今日生齒若此之煩盛也考之儀禮只有箇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皆爲之士作題目者正以養其士以需世用耳里有塾師以端蒙養宇於冠昏相見皆以禮全其德性故士皆有才皆實學非若後世之襲於詞章博稽者且四十而後仕度其可用而用之也五十而後爵知其當貴而貴之也出處之始陞遷之際上無倖門下無競路若非後世之晶進取而選

擢者吁居今而思古之風正時人指爲執古迂叟不理也偶談及士風風俗抑安得不攘臂於古以何所顧正德末嘉靖初年士氣猶有一種佳味可嘗古心當正德末年楊一清爲吏部尚書給事中王昇論其選法不公貶休寧縣丞又不召王雲鳳貽一清以書云留王昇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日昇即不獲選之清瑣排鵰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慈羅倫淪落以死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貧之陞布政以名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斷可罗而

天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貲意可畏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誦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進于聽以古人事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怵然第不開拗公肯拜承而揹避公之風者

取利見於書晉均曰閣木為路曰棧[illegible]棧[illegible]蘇東坡嘗稱王荊公老抓粘欲求晉書中攊有人見其腦㸌發墨為點

精義天地間氣化理或有之○唱有雨打梨花深閉門出閨剪成梨花詞云絲莊雨長門深閉門以梨花比宮門始閉多風雨也

詩人每依是下字耿如法彥章詩番番梅子雨細細麴塵波夫天地間豈有梅子雨者只以梅時多雨故云若麴塵既引周禮麴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是知麴爲草名又有詞云番揚低拂麴塵波是知麴塵以揚華初生而言猶云柳烟也波對雨字即今謂仕途爲風波亦擬而言之耳非木面上波也胡若溪乃撥麴塵波而遂釋之云亦可以水言之似非○禮曰君衣狐白裘夫不曰白狐裘而曰狐白裘者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撥之衆白故詩曰

良淚先一紙之脓顏師古曰紙白謂降下之皮其色皓白其以為袋缸乐數斛故貴界

容設丹書中人身上坎離答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水為坎在人身為腎為精在下（丹家謂之黄庭）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火為離在人身為心為神在上（丹家謂之泥丸）蓋生之徵而成之體大也故曰紫陽賦七返生神六居生精否又問答曰水不潤下也而以氣上升則成徤體是坎中之一奇（丹氏曰此真陽）以填離中之耦而成三奇故曰天火本炎上也而以氣下降則成順體是取離中之二耦（丹氏曰此真陰）以填坎中之奇而成三耦故曰地（以氣升降所丹家又曰火候曰藥物）曰一時升降而水火相濟丹家謂之小周天全體徤順

仙地天交泰丹家謂之大周天答曰曷以稱金丹答曰金既能生水水裏郤藴金子母相依故曰金丹昔神光子有還金二篇蓋覬棲眞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以詩往來論養生秘術成帙遂名曰還金篇亦是金丹之義云爾

今世秀才窓下作策語或論古人提筆便指斥某也庶某也貪某也賢某也不肖何耿耿不輕放過至他一官到手往往以墨以酷取官讀楊億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更郎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璫舞袖長今人之可笑正是轉更郎璫故態

人有言曰心有所愛不可深愛心有所憎不可深憎至哉言乎心是活物除不得有愛憎只緣情迷遂至流蕩傷性而以須生若教生案有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亦是不深愛憎之意轉去作聖學工夫則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即念起即覺覺知之未嘗復行即覺之即無也又觀孟子以趨蹶動心則知所以戒深愛深憎總只念頭工夫

造復可以觀升降之義坤復可以觀造化之仁升降者氣也造化者生之德也須復是天地之大交感易看坤復是天地交感生生處人不可不看又不易看

逅者遇也陽升而遇陰以翕之復者反也陰降而反其初以闢之造化只是箇陽動不已不然孔子何以曰天行健也周子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兩生字須活看一動便是陽一靜便是陰豈旣有過動靜又另生一個陰陽也

意最爲害聖人只箇無意衆人皆緣意失之且如有意爲善則其善亦未純而況意之爲惡者乎有意好名則其名亦未美而況意之不好名者乎如堯舜之讓天下非以讓之善而爲之也而自成其讓堯舜之以天下讓非以好讓之名也而後世稱讓焉此正是無意故曰堯

爲性之也理人與善只是動處便真正所謂性之也否

人乍見之心是真心人須識得亦不可放過一放過只將做尋常看應了天何嘗不動只是無妄人心一動便失之秖緣意耳故嘗說曰天雷無妄地雷復因子頭圓無處捏箇裏乾坤將消息秖于夜半雞喔喔客曰有意爲善與五伯假之何如答曰五伯猶見得箇仁義是好物事遂假仁而仁假義而義都在念頭上分别了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有箇畏憚公後世奸人又從五伯之假假將去又挾持先王之令典以把持世人而恣其奸如曹操王莽者於此更見得有意爲善之流毒也故

日意最爲害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說他長處此言最宜佩服蓋說他長則於心上覺頓有涵養若只論其短非惟失之薄更於自家志何所損益小

萬曆丙辰重陽後一日偕邑人盧鹿泉老游甘泉寺見僧舍壁間懸四幅紙已壓散幾盡惟所書字畫如故予因以心求之沖然一僧家味也即其僧所遺僧對曰此祖師王洪題筆也嘗聞王洪號志齋在景泰時爲邑人宗　布政使　良　最厚性頗放誕善飲詩尤工於書人多愛而傳之余嘆曰不虛哉余所聞于僧也以是知大方已

通於禪語者借其手以印造諸偈者哉也發其四辭因

歸而述之

其一

不愛騎者不喜謳譁身穿着百衲袈裟行中乞化坐演

三車卻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〇聖竹又加玉樹孫芽

一枚開五葉梅花采村極越西市恩家但去時齋開時

講生時茶

其二

無物思遠高處皆忘坐西班大衆禪牀龍衣遮體粥飯

充腸有一部經一佛像一爐香〇功課尋常功行非常

愛山中白晝偏長碧苔巖洞綠水邊傍有一天風一天

月一天涼

其三

松嫩堪食竹笋須删息塵緣何得相干心越物外身處

人間有十分清十分淡十分閑〇爭奈非眼守道難

結鄰共坐想循環若空僧合寂寞參禪閑對幾峰雲幾層

水幾層山

其四

四序無衙為物皆同守空門佛祖家風再煉紡白燭影

搖紅對寒梧桐金盞斟玉芙蓉〇涼倒山鶴火小頂靠

入性川一樣跳擲偶來塵世却想山中有一枝栘一竿

竹萬年松 右斉國子

以此西天佛書佉字也唐苑舍人咸能書梵字與蓮梵

音王雜藏即以詩云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

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梵辭共許勝揚

馬梵字何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猶君見欲承明

廬瀛成訓以詩其存云王員外維爲庫部員外兄以于常學

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枉採

知竺形於雅作輒走筆以訓焉月久未遑因而嘲及詩

云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

想一覩如妄自忘筌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間世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欲作馮侍老歲年細玩三點成伊二句正是了證不着文字乃蒞舍人以答王維秋林伐山以爲維詩讖也晉唐以來朱勝翁獨許陶韋節發于閑道余每誦情節傳酬愛之若唐詩人如陳子昂感遇詩亦適儕其爲海內文宗今不盡述如云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臥觀無始衆芳委時晦鶗鴂悲耳鳴荒古已顦顇誰識巢居子此詩劉況深又如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一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精又古人務巧知於是走書寫徐相谷後不知身所
終得見玄其子雖世下齋中如然道天地乘化入無窮
詢謝又知年自古賢臣卷末乎稱其行庸乎昂感遇
中巷等力相上下爾許人皆在下風今述一作如天大
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
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
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
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
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
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獲麟事見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作春秋至此絕筆序其事以為得麟而作道

又如柳宗元掩役夫張進骸詩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来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蚩生平勤皁櫪剉秣不告疲既死給槥櫝葬之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百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予眷之涓然悲猫虎獲迎祭犬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為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皆見道之言掩骼著春令效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耶且顧爾私劉云爭憫不如此篇適近然考其終始則子昂積富為縣令段簡所捕憂憤死李白厚於夜郎繫潯陽獄柳子厚以叔文貶今以視

於靖節之高風逸矣。蓋靖節歸去來辭是他有得處說出來。非苟然者。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須到得處。乃是造詣。若陳李柳似是三代以下文人耳。周子曰文辭藝也。蓋藝之者。智巧能做出許多物件。祇為他人用。全于巳身上無分毫實受。故周子又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余于靖節傳亦云。

余縣中三吾創縣自唐元結中興頌也。今人皆謂元公為唐文人。及讀其自釋文并李商隱作結文集後序。於亦唐人之脫倘[illegible]而了心悟者歟。結當代宗時。慭巧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文曰河南元氏

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次山集中詩云将舡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註云非酒徒即為惡客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何以漫為叟於戲吾不聽從於時俗不鉤加于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

聱叟不慚帽乎答者吾又安能聱乎若作彼聱叟不羞
聱齖於鄰里五又安能慚浪于人間取而稱人議當
以聱叟為猗玗浪浪其性情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
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答者全獨而保生能學
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商隱序云次山
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者於
公蘇夫蘇氏始有名其取於公後物公始得進士第見
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官不至顯是獨不得盡其長
畏不得然其發為文危苦激切悲憂隱傷于性命之際
有古心經也下若干篇其文云爲者從目次山不師孔

氏爲非與呼孔氏子道德仁義又有何物百千萬年聖
賢相傳從途中只次山之音曰三皇用其所以聖五帝
用聖而興明三王用明而興察嗟吁此非可以無孔
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而視序之云以是知次
山之漫之猶孟有付六

萬曆庚辰秋九月御史宋爽谷江氏山旅巡視過之吾因登
鎮都樓艱歷落奎壁之器也借余登樓嘯眺遥白擬發
石而坐嶺湘流而吻時余息霽待馬須與之曰矣哉
此際情與漁舟相值也余笑曰嗚嘻緣岸背漁家幾舟
而漁者凡幾今惘然一江派同日逝物焉耳夫光武爲

天子而子陵走嚴吏疾帝而許由逃矣今西港小溪魚
然漁舟稀矣今日換御史使由大人不以御史使予也
使大人為御史乎其漁舟乎其走設而逃筏乎朱亦
笑曰聞子產論交于形骸之外乎以夫若漁者之莫予
傾也而奚以所為為也遂縱臨書歡而罷按之左有
石壁危繞縣治訪古魚潭在也又頗形漫滅它因命典
史給本院銀四十兩摩工與琢一座名曰文昌時九月
二十八日
秦檜一宋丞相也今子孫且惡其為人有逃其姓者嘗
觀宋包孝肅公當神宗時有西羌俞龍珂既歸謂部伴

使曰平生開包中丞拯也臣也其既歸漢乞賜姓包上從之夫一也則夷人願與之為宗一姓則其骨肉亦合之人其可自疏哉

人身以水為精以火為神以木生火水升濟之以金生水火降溉之非水火無以成泰和之會非金木無以妙嗣續之機

五柳先生五斗學士皆古之酒逃也陶淵明門植五柳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人有招之飲輒盡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觀其詩曰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馬不見所問津若復

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二句悵有意常思頭上巾為何物）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二句性惺）在隋王績嘗遊東皋著書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待中日給一斗時稱五斗學士著五斗先生詩嘗過酒家云此日常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此兩句含多少醉翁意）今聞隆慶以來京師諸貴遊戒酒甚嚴然不知醉中醒如陶王者幾人

林下興趣（一事承晚涼看花一事迎晚風掛擽一事對酷月以詩一事留嘉賓飲酒在林下者須識）

樹（此等事方不為閒中樹過辟老夫人下一般閒富貴何嘗更肯識公卿）

方響以代磬（即俗云雲版）拍板以代鐃（即俗云鐃鈸）

揚桓幼警悟、日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學者將聖賢言語句句如此實踐之纔是道問學工夫

客一日談處生之宜而曰開眼時醉閉眼時睡世非其癡笑而不答曰一笑便休

朱子謂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舍此則無以自活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竊謂遊聖人之門者猶不免自活一念聖人亦不能以此阻過弟子去仕若後世士人科舉一節祇是念念高門第希榮肥耳朱子又謂漢末則所事者止有個曹氏魏末則所事者止

有箇司馬氏是又何謂也士既遭其時只一箇髙蹈山林猶可不輸着朱子所謂自把得住者此也便似由求恐不免失之矣顏之窮陋巷而樂閔之寒汶上而安其把住何如昔孔子使漆雕開仕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是又何謂也斯字正指當時所處言蓋謂這此出處一節却是難信既不能信此一出可能擇可事之主否又不敢自信吾之一出便可致主而行道否盍不如且退而居焉斯不失友顏閔萬一輕出自壞如由求失之矣開之自信者也宋儒謂斯字指此理然孔子豈不知弟子之未信而漫然教以仕邪豈以聖人之心所知其

未信而姑試之耶恐不然

吾祁陽萬曆乙酉秋八月二十三日辛酉是年修正未刻先時太陽晴空忽雲從東南起隱隱雷聲倏爾遂雲霧暗黑咫尺不相見震雷大雨雹雹有如卵大者如米彈者烈風折樹飄瓦屋不知其數人大驚怖失所時隔江瀟湘祠君民望見觀音閣上龍呈祠右石岩下江中如有龍上天止見其尾耳頭在雲霧中不見也人喧呼聲於鎮祁樓時諸會首劉梗張珠黄道立伍禮黄道光皆在樓上止見岩邊一圓桃水餘皆清比時不知為龍也雨雹從縣北上坐石橋鋪起祇一綫之路向南從塔前

過大江只十里而止約南北僅二十里許亦奇哉
縉紳之念不及漁樵之真廊廟之須不若村落之評
昔人謂朱晦翁註詩動氣不肯從小序如菁菁者莪
謂詩三百皆是當其時人當其事乃設其詞也故讀者
須尋出一箇証據而能考其時以知其事然後從那辭
以逆志而訓詁之也不然只懸空以上說千古之事而
句解之縱解得義出恐亦未盡古人當時指事之義每
見晦翁於未曉的章斷云其義未詳竊恐義字未穩當
云其時其事未詳若曉得那時與事便會得箇義出來
大都儒者於性命道理可以心思聰明去理會惟古人

已往之事雖聖人有不知者故問禮問樂孔子不免也小序去三百篇不過數百年猶易稽考者朱子比小序去三百篇千有餘歲矣似尤難稽考註詩之旨亦未明云者據何書亦多他自家立言間有引左傳國語及近時諸賢之說耳嘗讀抑之詩小序以為武公刺厲王因以自儆也似於詩章詞義曲盡文公據楚語專以為武公自儆之詞而乃曰序以為刺厲王者誤矣不知楚語乃其臣下借武公自儆一節以進規非釋全詩義也抑什篇內如云四方訓之四國順之非天子事耶敷求先王非欲厲王志于文武成康耶誨爾聽我爾我之分何

指斯未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隱然以衛武夫子之意

若武公靡聖而不憂宗周夫子何取焉又如賓之初筵

小序以為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據序義則可以見武公之聖憂君愛國而夫子取之文

公乃云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何說也且既云武

公行年九十有五不忘開儆矣乃其平日至好飲沈湎

而悔何不知自儆乎何以稱靡聖乎若只欲反案小序

頗不思為武公累也似此處亦宜思而辨之

訓詁是讀晋一格梏也四書六經等遵守宋儒註釋今

人自六七歲為童時出就塾而父兄令其殺念苦守以把束其心有人稍出格說箇道理者便指之曰狂而竊也視桎梏不尤甚乎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今人視之如何然宋人亦往往有襲其語也我

太祖攻乎異端之解亦切近理豈在宋儒右也又如當仁不讓於師宋人訓師衆也當仁不讓於衆人似與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人字相通今云雖師亦無所讓則是為仁之人再不存箇遜師之心乎仁體事而無不在讓師亦為仁一事也或曰此讓字當做退避之遜看不可做遜讓看如此讓則云雖師亦不可假此而[illegible]

文公祠此未詳明
生我者這呼吸衆生生者脫呼吸外呼吸衰者我以形
而形神呼吸外者生以神而神形
脫脫作宋史諱其孝義傳近六十人然所載人實蹟亦
多未可傳也如亨之叢在元豐中試藝繪景靈宮名在
第一亨以父老圖歸故鄉養親祇此遂得登青史為異代方
耶祇以藝人有名倖得附於傳然者表在方技傳以見藝
中之達並道明無死此後道明潛其墓中入瘞之經三
日家人發塚取之道明尚無恙此奇詭激烈性可謂孝
乎曾子耘瓜事聖人猶非之而況此者然則士人當尚

取哀毀損傷割股非經與復仇忿論曰韓退之作鄠人
對以毀傷支體為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執訓之
理未宏援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於內情發自天使稍
知詩書禮義之說惟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
豈藏介之推之荅藏哉又陳宗母死一慟而絕郡守陸
德輿云陳宗有致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
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夫即韓陸二公之議則
於此但哀其心而不取其行吾儒存心制行當以賢哲
理論為典刑
虎可騎而不可蹈其尾蹈尾有反噬之禍龍可豢而不

可逆其鋒逆與有激怒之犯然則觸固不能反參商集

所激其惟君子之善所過乎其勇而習則災不逮

老子荀卿書甚詆夫禮僞而詐此只據禮之人事看了

嘗讀坊記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此但言禮之

體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此但言禮之用程子問曰天

秩有禮乃是說禮出於天理自然而非人為造作子克

已復禮正是復此自然之禮有此自然之禮則行禮宜

不能用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而註曰讓者禮之實也蓋此

讓字乃吾人恭敬之心此恭敬之心正所以禮之實恭敬

孟子曰恭敬之心禮之端也

邵堯夫以四時擬皇帝王伯之世真是見理至到之言吾夫子知世運如此必流而不可復故斷自定書刪詩以存皇帝三王之道為後世教故一部易盡見三皇世未散之真一部書便見五帝世之德一部詩便見三王世之化盡夫子生春秋之時知道理都盡了其氣運必不反了故述六經乃示人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吁好古二字其夫子之心乎所以志三代之英而未之逮也不然夫子豈不能作哉自秦漢後雖使堯舜復生亦不能行揖遜湯武復生亦不能行放伐事亦不能如其王化民風後儒如何更有作者揚子雲之玄文中子之

續詩話[illegible]祇是他聰明[illegible]

士者不知倣古人便無[illegible]法程祇是一箇庸人

而已孔祖堯舜孟顏學孔文學大賢猶爾而况士者乎

故士先志

李願漁父歎（余獨愛此歎[illegible]漁父之狀令三閭漁自若）白首何老人簑笠

蔽其身[illegible]一[illegible]劉魚清江濱浦（讀）沙明濯

足山[illegible]月[illegible]濯行歌秋復春持竿（讀）湘

岸竹[illegible]求餘香稱有荷衣紫鮮（正是漁父家）

於中從[illegible]與而笑獨酌者臨流多苦辛（四句）

[illegible]聽者[illegible]與[illegible]辭決曰我見方之[illegible]

杜如晦曰吾輩當正法關戶亦望此後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何滋務見不肖者因以殺以開毋令後人笑吾猶吾輩爲勢也吁續之誅者不違與廢常理其笑人也亦冝留其勢務杜於心矣欲殺子孫不肖者若勸陛下家喜一語恐辭免乎天道之罪矣後人若續之殺子孫不若愿慚以諭子孫者未必得常理則堯舜有天下而子不肖亦不及動吾慶

周子太極通書無一言及致知功夫只說誠說幾說應說慎動說幾顧乎心之所存克己復禮說思者聖功之本說學聖在得所聖學要一句一子一曲門來便是聖人之

學所以得孔門心法於道體也程子以中庸為孔門心法今觀子思首言未發之中戒懼愼獨之功則知道統之所自矣程子以大學乃古者教人之法而初學入德之門則格物致知亦只是中人以下氣質昏塞須漸漸從此格致磨開然後可入就如論語中弟子問仁問孝問智問君子問政夫子隨材隨答以因明開蔽便是教人之法格致功也若與回言終日便不如是觀克復一章直是大頭緒傳授心法在是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正是誠明之學近世王陽明論學依古本大學甚駭人耳目亦因將逆朱並也今觀古本大學

傳則首誠意章因讀而極思之則誠意一章首句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更不說箇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首尾俱只說箇誠意以下傳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皆互言之結句亦然然則曾子之學不可見乎蓋曾子述聖經錄其全文者是他初入德之時得於聖教者如此也傳誠意一章以後是他唯一貫之時即此章文義照從中庸首章皆傳授心法也

陶淵明詩不可及余不識詩竊識淵明為三代以下人物第一流朱晦菴綱目直書晉處士陶潛卒蓋處士隱者之稱書晉以旌其不事二姓耳若以春秋義書之則

曰晉彭澤令陶潜亦似也及觀晦菴論詩乃曰晉宋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帝則自在夫晦菴何至以好名負氣論陶哉以為好名負氣而隱此其以處士書也

余每見人因無子而迎繼者大召石工為死後計或勸其良閒義牽掩貫作墳則一毛不拔余曰須果能真得計乎余誠拙矣余昔嘗試過河南山東見道傍塚皆石表從望又石馬石象羊鋪伏荊棘草莽中余下馬閱碑上字殆隱隱略知姓名皆貴顯也不察其子孫遂蕪置

至此余泫然感嘆孟嘗君事也又不然者余官白下因督務江浦嘗謁程定山某生存讀書山署定山愛之歿遂葬焉塚亦荒蕪但有高人過其里者多賂金以修墓有子孫而竊以自肥者余亦拜其墓下稍次闢除人曰渠非若子孫也而為此余曰愛之不忍也因嘆曰賢聖之計不在其身而在其民間不在已而在人心之思為子孫亦以此感朱邑葬桐鄉云然此猶斷耳未得理也嘗觀孔子將葬父而有衕父之請端明之人物而史逸其父名乃孔子既合葬防墓崩不應泫然以淚見造石槨者嘆曰死欲速朽又豈予歎延陵季子長子死葬嬴

博之且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
葬焉季子之葬其坎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
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夫葬防親
也廣博子也父子之情死生之際亦大矣而聖賢所為
顧非道乎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孔子嘆曰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以厚葬咎二三子以幽祝于回必有道矣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短命聞道而可易以厚葬矣
之乎厚葬世情碌碌耳孟子曰君子不以儉其親此了

孝子之心又不當以是為口實也
守錢者虜擇金者漢○今日士風甚邈士氣甚索恐難於五大節而不可奪也本原之地一斡轉之
格物致知自是一事人心感物而動即於那事物上除去障蔽則其靈自能有覺又去審問思辨之自有知之理不是格了物又去致知也○答曰晦菴云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始教學者入德能到此乎曰物之表而粗者乃當然之理其裏而精者是其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即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一以貫之顏子之不遷不過知此所謂君子之道[illegible]

誣者何哉子貢穎悟矣初未悟文章性與天道貫只一理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這便分別了及其將有得夫子乃告之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盖一貫方是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子貢猶未許況始教學者乎客曰曾子隨事精察當底事何不察耶曰曾子質魯只見得受杖不思量到那大杖小杖便為物障了夫子告以大杖走小杖受正是啓以格物致知又如樊遲見得箇愛人是仁知人是智便為這事物障蔽了只見得一偏若子夏悟了舉有錯枉能使枉直相貫之理便是格了物

而致其知也又如子貢聞一知二一二即是物子貢猶推測得去緣他穎悟尚可格物而致知如此顏子聞一知十蓋顏子明睿將一念頭處便有融通不為物所障蔽故論語中問答皆夫子或因明以通蔽或攻蔽以啓明皆格致工夫始教初學如此也若以格物為聖學心法則格者格至事物之理也而夫子與回言終日矣將終日只指某物某物而格之乎亦勞且瀆矣云亦足以發者謂發其能發某物某物乎亦聞見之小矣孟子私淑孔子也七篇中無一言及致知今讀其雞鳴章夜氣章是他下手得力處收放心章是他大關鍵處論直養

浩然則集義而非義襲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一
心字是本原工夫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
子以告子以義為外則不求之於心而義襲又何以誠
意何以致知格物以居書趣列傳前列忠義傳後列孝
友傳中乃云卓行傳綴謂行於人臣而忠義行乎人子
而孝友皆根諸正理而不易從者可不謂卓乎外此而
欲卓行不詭於正理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今
尚析諸聖言若卓行者令人起好詭念孟子不取陳仲
子之廉又宋史既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古云儒以道
得名立傳何複也通天地人曰儒則所通者非道耶緣

宋人黨激目程朱輩為道學乃駕以偽學而惡之史氏遂因以立傳今入我　國家有能遵正心誠意講明程朱之遺意者則指之曰道學往往令人忌且多窺其間生謗吁何為哉今日旣一切用程朱之義以習舉業以躋公卿及其講程朱之學又忌而謗之是其平日所遵而習之者而反為程朱之賊也客曰不然是惡夫假道學者曰假道學猶望道學為美名而存畏分好名之念或以名之故自愛者若士夫中之孤媚狗態始分宜時有以為養子而居九卿者有以養子之故而登榜眼者有從嚴門下而狀元及第者如江陵時有以巡撫該省

從謁其太夫人而跪稱其兒者有以欽承巡按該省而通刺於其僕從稱侍教生者有以同鄉取寵登秩未待而祝其太夫人之壽以恃無恙者又假道學之下流而士風之壞也客曰汝何庛之至此答曰近見江陵縣講學者恨至拆毀先賢書院有直指使承風毀之不恤者聞者酸楚是又不顧一假而士氣士風之澆漓甚也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諸書未有宋儒訓註之先漢唐以來士人各以其精思以繹先聖之言今一切遵用訓註在士人習為藝業其父師之教子弟自童稚至老如加極精更不復精思以尋義理客曰窮理盡性至命之

學當得之於訓詁之外若以宋儒訓詁而執泥則聖人之知且有日啓予者商也當其啓處宋儒亦必有取焉

○客談天順李賢正德李東陽皆曰惜乎未[illegible]一疏尺素一技二氏之業儆矣天順得君也正德濟艱也羅念菴洪先唐荊川順之果當世之文流也然與客曰嘗讀二氏之集矣其蘇文之蹈溢乎抑何其名重於山也石遒洞[illegible]全也維揚鐵崖解也因以知其人焉

以成功文章槪見祇[illegible]然煥然者以道槪見則其大與天同然見自相成功文章不足多也今仕者以其得書訟獄理煩屢[illegible]名又或乘軸而能致歟

一時名輩自矜曰吾立身著名不啻割截細乎只此便
坐謂各心一有此私心灼灼不熄便將大敗壞故學者
皆謂道聞道則其所自見者大而所樹立者不入於心
遂能日新而富有且如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今人只
謂顏子不施勞伐善卻不及求顏子所以願者從何處
本領來○韓子原道篇只論得道之粗迹耳吾先正
之道與佛老不同只他原頭處一差便各涉了若那用
處亦不須排斥佛老矣觀愈述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云云先誠其意欲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
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常此数語以取先王與佛老不同然觀老氏之主谷神佛氏之主八識未嘗不正心誠意亦未嘗不欲有為只於性上差識學者不識此如何可辭闢二氏之術道[illegible]

大學止誠意正古本也[illegible]其無頭[illegible]傳格致耳然誠意易非為格物致知將何[illegible]於格物致知將不誠意將汲汲於手乎誠意二字正是問之頭緒也○邵堯夫自幸生太平之世[illegible]須天下不可不太平亦須君相無忘太平然太平不得以無[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之體可吸不測毋曰淺新者廷試萬曆乙酉立春日書○周濂溪某道體在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虛能默而識之有得若其說道理却從外陰陽剛柔仁義以至師道聖學禮樂刑政訟獄之類明析彰彰可求顏子發聖蘊在亦足以發無所不悅處以心潛之有得若其論道理却從外視聽言動博文約禮夏時殷輅之類問辨循循可理會教亦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道然一切向裏窮說雖品喻萬言愈說愈空故儒者斥之曰空寂是以孔子之門所傳授者心法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教者文行忠信洋洋乎魯論皆日用實理惹言乃不如是○浮古則下之人閟

其德故脩者逃名以遠主後世則上之人輕其德故立者抗志以逃名○名生於不足故史記後漢書並無隱逸傳以不足傳也漢以後矣撒推遁人皆家恥以競爵遜辱以休榮志古者其憂乎後漢書乃列逸民傳故其敘曰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然心可知矣拯末流也刻哉劉昫後漢書隱逸傳託之曰依隱遁名是籍矜競之口也如陶淵明者亦自為慢世逃名可乎陽城歷宦有跡可入隱者乎孫思邈隱太白山屢徵不就以本稱之則曰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

王摩詰此隱訣也乃若豫推測一節而不究之方伎否矣參曰如何荅曰君今而談其山桐江之風則人大笑尚賴青史一激揚之姑無責其釣名與否○人之好害與夫任好事其患只在鮮終故吾教則曰聖功彼教則曰佛力孔子深惜夫未成一簣客曰鮮終何荅曰只為情湯則移○孟子明庶物章至王迹章本是論治統而兼道統也至見知聞知章乃是直論道統學者須探所謂知之者何乃得授受之真得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則其恭己南面無為而治的氣象故無迹至禹湯以後則傳其道而殊其尚有因革有三重故典則以貽郁郁而文

是謂之王迹熄厲亂天下乃興五伯五伯假乎王迹而王迹則自五伯不傳孔子作春秋無奈所變但能存王迹耳由王迹而索之則帝道在是故邵子曰三變而帝道可舉○答說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若曰顏子只在念頭上功夫當一念怒時便覺了一覺便不發出以及於物故曰不遷遷字猶遷之遷近念頭一有不善便覺一齊了便不用加於尋為故曰不貳不貳猶云不用也若云怒於甲則是已怒了過於前則是已有過了乃中人以下之資悔省者豈可以說顏子生知之亞之資○三百篇或二言四言五言六言隨適情處便作句漢魏選五言猶古來出

納五言依五聲也律始七言循五聲加變宮變徵為
七七言以四声為格韻有首尾中帶聯錬警心點綴
奮璧始以某某為名家而晉劉沈謝以至李杜諸名人
擅古今矣三百篇只取其詩聖人未嘗品題其作者某
工某拙某名家

有劉一儒秀入陵荊一儒於時

每引疾退居梓里處之恬然嘗李至尙書日而清議歸焉

江陵敗而一儒獨以全始終

曾子不忍食羊棗只是一遇食羊棗便思父

不忍而心動蓋所謂不忍者乃不忍之心也如云父名

石終身不忍復言石只是復言便心動若云絕去不復則石

言遂無之一蛙步即石耳讀書當以意逆之就如讀論

語僕亦不甘閒樂不樂亦當如此計○今士人進退殺
古人迥別獨於古人易退一節乃尤失却余家居時聞
涔蔡報過縣有王簿退官舉家號泣余笑曰果朝廷有
我則不必哭果我負朝廷則不可哭果一轍勇退則無
所用哭客曰渠迂叟也今殆舉世皆哭曷獨一主簿哭
○今世士人始時不得自進賴一座主以進後来不决
自退遇一論主以退○余京察請戊辰冬在南部郎中引
疾歸辛未冬赴京遂補銅仁府太守到任六十日又懇
乞歸先時赴銅仁過沅州得曾分守史懸津後兩月間
又以告病歸用過沅州懸津笑余曰年尤餘並乞病余

不答余歸半年蕙津以被論去有客謂余曰史先生今日不待占矣蕙津餘姚人名爾元余己未同年進士世情好指謫君子短處此便是不肯自為善之心客曰何也答曰一聞人有善行乃心裏不去勉慕以求同於彼之善反尋指其人所不全處以議之則那慕善的念頭必灰更以其人之微短處自掩沒其心如何能自成德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見字當就一人的身上看就云見此人的賢處便思量同他若其微有不賢處則但以自省於己有否不必并議之也盖人雖今之聖人亦有不若[illegible]

客敬之此客是亦君子向善之選也希今世有便諭之
曰客平日不知供母如何備會今日留客有此舉者此
不是好名乃是假愛客歟此識則在我一念供母的念頭
便不肯勉強於客而有母齋之志余每聞人一善便心
動不敢有一念別諭故書之以望於同氣者○龍溪子
間乃機於天機消於心○伏一技天下○周濂溪言孔子其
太極論學聖則曰靜虛而動直今人讀漢聖人止曰刪
述六經然不知六經從何來猶言天者指日月星辰風
雲雷雨以言天也卻不思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
顏子傳心客曰如何答曰體認然後何如必處須有悟

則天之豐豈之屢頻之悉同歸

萬曆丙戌科始定會試中式舉人三百五十名永為例

及加五經試官為十八房自開科來試春秋二禮記二易四書四詩五房定為易士二

入試者舉遂加一房云題每科該禮部呈題○王偁博

請肯至畏縮定頓永為制大

極群書日夕討論皆有疏義積稟成帙凡二千餘卷名

曰格物編夫曾子格物二字果若此不將終身逐物已

乎蓋格物須反之吾心以致知誠意不足紛紛外馳者

使曾子如偁之為將終身如大商收貨何以唯一貫發悟

入近時講者謂格物為格去心之物欲聖門真訣程明道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未必如此之

紛紛○古人隱姓隱名遂以隱其身今人全不契隱之

咪偽[illegible]以孫為尚者之[illegible]能辨[illegible]皆[illegible]也之

狀〇士大夫畫從趙孟頫下派畫云合畫多以巧為能自元末入國朝畫工如吳偉倪宗林[illegible]

好子之端[illegible]一以氣韻出而六法之排[illegible]故士大夫畫以工緻得之

名者[illegible]之而以士大夫名家者多近時若吳下沈石田則其後若啟南田畫能兼諸体而自謂以吳仲圭為

師觀其精緻者有生意而神狀猶有家法此當易及哉

余於古人最愛漢張文成之智晉陶靖節之適宋邵堯

夫之理每欲即江東顧祁按肖三像以便展參未果然

懷想其為人而切搔夜之[illegible]有不能少置神交之容者

云

廣西全州城有湘山唐以來為壽佛地也殿宇甚弘稱

有塔塔內座佛肉身遠近朝拜祈福者歲時不歇每歲二月有大會亦競修繁飾而大費男女走觀至大明萬曆丙戌二月二十日忽火以燬肉身并殿宇君子曰壽佛歸歷之兆其將降災世歷如斯乎佛以心即心即即佛彼糜私修奉者無因夕覲時云昔非果致茲擾攘淨不觀世佛亦肩歷懺祭哉有人走我曰佛自燬歸西余笑曰湘山即西即也余庚辰春遊湘山既入殿觀塔佛對曰此吾先契以香燭進遂四拜而止無一私念時三月三日識

閒窗括異志卷之二終